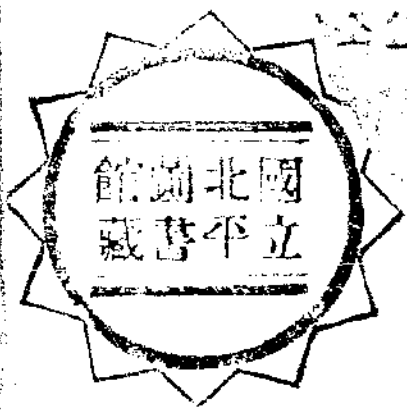


AUG 1933



極品



第三二五期
八月號

500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爲優待訂戶起見，特規定預訂優待辦法如下：——

1. 預訂本刊全年六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2. 預訂本刊全年十五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三份。
3.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者，贈送全年八份。
4.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以上者，優待辦法，可先函商。
5. 受優待之訂費，以收現金及匯票爲原則；郵票亦可通用，惟以九五折計算。

橄欖月刊

八月號

第三十五期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出版

橄欖

八月號

短篇小說

- 白雲.....劉心(1)
- 海上.....何德明(15)
- 杏花.....陳霖光(59)
- 血痕.....侯汝華(85)
- 浪費掉的修金.....盛煥明(91)
- 葦的死.....丁伯驩(111)
- 熱鬧的T城.....周樂山(119)
- 薏露莎.....黎學賢(123)

論 文

- 藝術教育總論.....賀玉波(39)
- 馬拉爾美的詩.....詩葩(101)

第三十五期

內容

詩

倚桅人_{外二章}.....侯汝華(11)

倚桅人

寂寞

晚霞

詩二首.....何德明(117)

A Lament

我的心和我

雜文

序文兩篇.....李金髮(7)

序侯汝華的『單峯駝』

序林英強的『淒涼之街』

白雲

劉心

男子循着女孩燕，沿着穎河的南岸往下走。這麼地通過了田野，又通過竹林，通過了竹林，又通過了芭蕉園的隙道。一里繼以二里，三里繼以五里和八里和十里。野戰病院，王家寨，朱家園，南香壩，車子村，都走過了，都留到男和女的身後。

在車子村村梢的石橋上，男和女停住了。燕張着傘，站到頗長的男子左腋。男子憑着橋挽，向着西山上晴天裏的白雲凝神了。

通過石橋朝左去越過一個麥隴，就是燕的家，正在西天裏的白雲底下。橋下水流着，通到穎河裏。河水也流着，向東漂漾。有一個高山吐出了山嘴，截住了河的流，於是，站到石橋上，往東南望了望，跟前就出現了一面不大

寬闊的湖。

男子站下來，女的也不反對，兩個走得太乏了，該得歇歇。而男子知道這個，所以站住。然而男子當站定了的時候，眼睛往白雲裏巡邏一下，心就被什麼抓去似的跳了。把首低下了顧一顧被夏熱所困擾了而開始另一種健康美的女孩，他就知道他心跳悸的原因了。

又抬了首。

白雲被晴透了的大陽所烘炙着，發着奪目的強光，而堆成了各種不同的形狀：像海鳥，像犁牛，像怒吼的獅子，像被逐的野馬，像停航的野渡，像北極圈裏的冰峯，像崔巍的白屋，像羅馬的城堡。

又低了首。笑了笑，帶着追憶的神情說：

『燕。你看看你家天上的白雲！』

女孩子斜打了黑綢傘，真的抬了首。

『燕！記得我長行的日子不？在四年前。』

女孩子帶點羞，抓着了什麼似的，輕快說：

『是七月十九。』

『不，是二十那一天。而離開你的那一天，是七月十三晚上。燕！十三晚逃亡，十六那一天，乘着船就從這裏……』

男子朝回首，望着石橋東面的潁河。

『就從這裏往下走，去西市裏黃先生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是十七那一天下午，是這個時分，我一個人帶着無限的慘痛，坐在小火輪上，打在這裏經過。因為你對我說過你會來這裏送過你姊姊的行，你也對我說過你一聽見這裏經過的小火輪上的汽笛，你就想哭，而且這裏又可以望到你的家樓，我就特別眷愛這塊地方，這條溪，這座石橋，那座高山，那條長長的山嘴，所以，那一天下午，當小火輪經過溪口時，我從坐兜裏站起來，從艙口望出去，我一眼就盼睽到那……』

男子又回過首，指望那西天的白雲：

『唔！就望到那半片天的，被大陽光所烘炙着發着奪目的強光而堆成各種不同形狀的白雲。有像海鳥，有像犂牛，有像怒吼的獅子，有像被逐的野馬，有像停航的野渡，有像北極圈裏的冰峯，有像崔巍的白屋，有像羅馬的城堡。』

男子到這裏停了一停。女的望着男子興奮的臉子，却低怯怯的問道：

『難道白雲帶給你有什麼了不得的祕密嗎？』

『沒有，有則是帶給我與懷戀你的哀思。是的，看到

白雲，我想起你了。我想：白雲底下是燕的家，燕在作什麼？看看腕錶，知道是四點二刻，我就低低說：「燕放學回家了」。……』

『那時候，我已不上學了。爲了沒有你，你走了！』

『也好，不上學也沒有關係，總之看到白雲，想到你就算了。在當時，想了想我個人的無辜，和後三年的遠行，就知道永遠不能和你再聚首了。你看：你是朱家的媳婦，我是遠方的行客，一別離，包管什麼機緣都沒有了。而且，以前的兩個親手塑成的幸福，也將糟塌了。由是俯了首，把臉子蒙住，哭了起來。……』

女的把臉子沉下來了，望到清澈見底的山溪，而吐了個長長的太息！男子知道女的幽思。像得到同情似的，又接下去了：

『你知道的，燕，後三天我走了，僅以一顆尙未完全頹敗的心，去和命運搏鬥，而從此開始了卑濕的人間味的享與，過了秋，又過了冬，又過了第二個的春，到初夏，爲了我的家庭的發生變故，我又坐着小火輪和九月之前的那天下午一模一態，打在這溪口經過。燕，九月來我和你分留在兩地裏，嘗夠了生的滋味。起初是兩個的懷念，過後因爲你的環境，兩個却隔絕了。我以爲將永遠不能和你

再聚首的意料，也已經證實了。所以，絕望地再次經過這裏時，又看到西天裏的白雲：像海鳥，像犂牛，像怒吼的獅子，像被逐的野馬，像……像羅馬的城堡。看到了，又想起了嬌小的你，住到朱家的你。我又被慘痛的情感所磨折了，把臉子蒙到兩掌中，而哭了。』

女的又投下一個太息。男子還澹澹地接下去：

『以後，雖則短短地僅有五分鐘的一剎，重親了你的丰采。可是，二月後我又從這裏往下走了。唔，通過了一年，在一條大江裏，我回到了家，又回到了這潁河上游的城市，又和你過着可以說是重戀的生活。可是，命運太作弄了。無形裏，我又懷疑了你，而開始可怕的變故。』

『是什嗎變故？』

女的懵懵然的問。

『反正是過去了，不必再重提。只記得在今年三月裏中旬的一天，我和鍾先生黃先生去過你村中一次，目的是想在峯哥家中，見見你。是失望了。歸途又打到這裏來。我立到橋上，我又望到西天了。白雲又被太陽所烘炙着，而發着奪目的強光，堆成各種不同的形狀：像海鳥，像犂牛，像怒吼的獅子，像被逐的野馬，像……像羅馬的城堡。想想你待我的冷酷，雖則有晴開的太陽，也斗然冷冽

了。……」

男子突然却狂笑了。帶着極度的興奮，又指着西天叫道：

『燕，看，那不是你的家？那不是太陽？那白雲邊緣上奪目的不是太陽的強光？燕，看：那不是海鳥嗎？那不是犁牛嗎？那不是怒吼的獅子嗎？那不是被逐的野馬嗎？那不是停航的野渡嗎？那不是北極圈裏冰峯嗎？那不是崔巍的白屋嗎？那不是羅馬的城堡嗎？吓！吓！燕，你不是跟我走過十來里的鄉途嗎？你不是和我立在石橋上嗎？吓！吓！燕，你不是站到我的跟前嗎？而且你不是已經答應後禮拜再來訪我，我又將由這裏送你歸去嗎？吓！吓！燕。我再充實也沒有了。』

女孩子燕，低下首拭了嘴笑了笑，沒有答，却背開男子，向石橋的南端走了，而朝麥隴裏走了。

男子頓了頓，追上去：

『燕，你走了嗎？你走了我也充實的，你現在不依然在我跟前嗎？』

『好了，葡，我要到家了，你回去吧！我是你的。』

男子揚着巴拿馬草帽，在橋上站了些時候，到嬌小的嫵娜的像自家小說中的女性的姿影，沒入遠方的隴畝時，男子才向橋北白石道上慢慢步上歸程！

一九三三，七，二十。下午。在嘉應城中盼屋。

序 文 兩 篇

李 金 髮

一 序侯汝華的「單峯駝」

回來中國七八年，比較差強人意的事，是漸漸的發覺我的詩風，在貧窶的文壇上生些小影嚮。福州的林松青，雲南的張家驥，瀛渚的張儼人，梅縣的林英強等君，都是會寄詩給我「指正」的神交。現在又知道在窮鄉僻壤中，還有一個同志，多麼高興啦！

在某雜誌中「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文上說「現代」發表的是戴望舒，施蛰存和我的法國象徵派的詩可為代表。我從來不曾打算認自己為象徵派，若是承認的話，則侯君和上述諸位，儘可追認為象徵派。

人們知道自從我們「壓根兒」詩人作古以後，確定沒有

幾個人能撐持將傾的詩壇。

更有趣的，是侯君的詩，全充滿我詩的氣息。如：低抑而式微，……如敝屣之毫無顧惜，……噫！你，我的同病者，……幾以為是自己的詩句。

有這樣想像力的少年詩人，若能多讀法國現代各家的詩，將來一定有豐盛的收穫的。

三三年六月廣州笠廬。

二 序林英強的「淒涼之街」

詩之需要image猶人身之需要血液。現實中，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美，美是蘊藏在想像中，象徵中，抽象的推敲中，明乎此，則詩自然鏗鏘可誦，不致「花呀月呀」了。

林君的詩，似乎深知此道，有時且變本加厲，如創造出一些人所不常見的或康熙字典中的古字在詩中，使人增加無形的神祕的概念。

中國現在新詩不為人所重視，是無可諱言的事。因新詩尚無一定格式，各創一風，有韻無韻，鬧個不休，社會無定評，亦無能批評，在沒有自信的人，幾乎不敢說某人的詩之好壞，一向因為書賈為圖利起見，不太印刷詩集，於是隨着就沒有廣告的大吹大擂，無形中作詩的空氣就沈

寂了。如今見到尙有不斷努力的後進，使拋棄詩業幾年的我無限傷感。

林君蟄居萬山叢壑嶺南，與世無所爭，不過似乎滿懷失念或追求青春的悲哀，我們居住都市的人，要了解他的詩，至好先知道作者的環境。在去年回鄉的時候，認識他一個矮小如中學生，手中不離一枝史的克，加上一架克羅克做造的眼鏡，談吐很規矩的，纔知道這又是一個少年作家的外表。

三三，六，廿六，東山。

藝 風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七 期 要 目

畫家谷訶的戀愛史.....	鍾敬之
近畿獨遊.....	則 堂
美與人生.....	毅 然
圖案指導者的責任.....	林俊德
棉花圖.....	伏 園
文西與彌克浪之比較.....	劉作籌
逃避.....	季 琳
中國文藝應走的路.....	夏藝圃
二度失戀.....	荆有麟
羅拜兒許漫.....	趙元煜
雕刻家與雕刻.....	朱無掛
夏之樂曲三章.....	所 北
南翔去了.....	貢滋榮
沙痕.....	趙鈺權
色粉畫的研究.....	周碧初

總代售處：現 代 書 局
上海四馬路及各地書局

倚	梳	人
---	---	---

侯 汝 華

倚梳人

煙囪口的煙凝在我心上，
少年人的性子却在我眼裏，
思親病像夏季的葉綠吧，
牠浮漾在波與波之間。

你的常青樹般的話，
使我很明白蘋果的味兒，

雖然是沒有成熟，
在夢中却又是愀紅了的。

我常常想起迷娘山，
和常常想起你——
雖然千山萬水也罷，
思親病是你長住的家。

——一九三三，七，十八。來京途上。

寂寞

大榕樹根爪住潭流，
潭色如錯塊的混沌，
落葉撲地奔投，
一聲啞暗的微響。

日影如螞蟻蠕行，
爬進潭面的核心，

陰影忽地溜失，
躲入了大榕樹的根鬚。

——一九三二，十，十。

晚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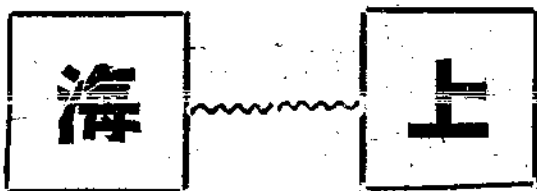
老死的太陽，
在沒落以前，
還依稀着光榮的記憶。

牠是傻的。
牠不明白圍住牠的
盡是古式的雲，
灰黯的顏色。
一切美麗的影，
都沈沈地欲睡了：
鳥聲是倦了的，
流水是遲滯的，

樹林是紫黛的。
但牠不明白牠的環境，
牠還着力地
鍍上薄弱的光。

記憶是終久要消失的。
鍍的金，
也不久便剝落的銷沈。
永恆的紀念，
是靜寂的死，漆黑的棺槨。

——一九三二，十，廿六，夜。



何 德 明

(一)

從塘沽下了奉天輪，黃英一直在打算。

——自己是文學家，牠是女詩人，才子佳人，這次，該是上帝給我們因緣。……

船已開出二三十里了，他還在甲板上來回走。腦子思想儘打着滾。從每朵浪花裏，他都看見她一串串笑；幾陣海風吹過他的臉頰，他更以為是她的手在輕撫般地。

『老黃，文思又來了嗎？』

黃英倚着鐵欄杆，對喊他的同學一心笑了笑，一點不說什麼。

『我想總是你們這些文學家好，甚麼地方都不會寂寞

的。老黃，跟我們同來的那個女詩人，現在正在寫詩哩。」

『是蜜斯李微音嗎？她的詩的確寫得很好，我記得她有一首哭與笑，真寫得生動，樸素，比冰心女士的詩還要好幾千倍呢。』

他突然興奮起來。一心在對他頑皮地笑。

『老黃，別又再把機會錯過了，文學家配詩人，天作之合。哈…哈……』

他也跟着他笑了。并且說：

『老趙，別開玩笑咧，我對她絕對沒有轉過念頭！况且我跟她也從不認識呢。』

他態度似乎又很嚴重。

『這有什麼難的，包在我趙老爺身上，一定給你倆介紹。』

趙一心說這話也正經地了。

『算了吧，我這樣的人，那配給她認識的。』

『你的小說，詩，……寫得多好！在我們學校裏，你要算是個獨一無二的文學作家了。那個同學不敬仰你！老黃，我還沒有告訴你那一回事哩。你知道了，你簡直會樂得掉下牙來哪。你要我告訴你嗎？……』

不等他說完，黃英就追着問道：

『是怎麼一回事？告訴我，快點告訴我！』

『事情沒有這樣容易，要交換條件。』

一心狡猾地故意合他爲難。

『快說吧，甚麼條件都接受。』

心急得臉都泛紅了。

『真的嗎？不會食言嗎？』

『快！我說過就完了，一定履行條件好了。』

『好罷，明天到煙台給我一籃蘋果好咧。』

『就是兩籃也可以！快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真是呵，兩籃蘋果，不能違約的呢？』

『自然給你就是了，別嚕嘴，快告訴我。』

『事情是這樣的：在我們還未離開天津的前幾天，我從阿木林那裏，就是那個長子老林那裏啊，我聽到關於你的一件新聞；據阿木林說，他是從女生宿舍的娘姨唐媽那裏得來的消息。說是跟那煤油桶公主，白面姑娘同房間的一個蜜斯孫，有一天，趁房裏人都去上課了，她獨自一個在寫信，不巧正在開始寫的時候，那個白面姑娘突然回來了。她看見她伏着桌在凝神地寫，她故意放輕脚步，悄悄地走到她背後，她是一點沒有覺察到，還是在很精神地寫。可是那白面姑娘，壞傢伙，終於不自覺地笑了出來了。』

那蜜斯孫連忙揉碎了信箋，紅着臉一溜煙似地跑出去了……』

『這跟我有甚麼關係呢？老趙，兩隻蘋果我不能給你啦。』

黃英聽一心說了一大篇，還不曾說到和他有甚關係，他就這樣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

『別心急！底下就是了。你知道白面姑娘看見蜜斯孫在寫些什麼？原來就是寫給你的一封情書啊。據說那信的開端就怪肉麻的呢。那上面說是這樣寫着：「我敬佩的摯愛的黃英，」接着就是怎樣喜歡你在週刊上所發表的作品，怎樣那些作品打動她的心，最後還願意永久在你的指導之下，……』

『夠了，別再說下去了。我覺得這樣的事是很簡單的，值不得你們這般大驚小怪的。』

明明黃英聽了這些話心裏說不出地痛快，可是他特意把個個的笑浪從咽喉嚥吞下去。一張臉，表示絕不以這事爲意的樣子。

『本來，這事情是沒有什麼可珍貴的。不過剛才我因爲跟你說起你對女人不應錯過機會，所以就把這件事提出來，給你一點參考，使你知道現在正有許多女人在追求你

。譬如這次和我們同船來的女詩人蜜斯李，也許，老黃，也許她也早對你有意思了啊？機會，機會該別再給溜過去了。」

『好了，算咧。老趙，說什麼錯過機……』

黃英的左頰猛的給一個橄欖核着了一下，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吳增善，也是跟他同船來的。他不說話了，他笑。

『你們兩個在這兒談論些什麼？害得我尋找你們許多時候。快到艙裏去坐坐，跟蜜斯李也好談談天啊！她一個人多麼寂寞地呀。』

吳增善這樣說。

『老吳，就讓你一個人包辦吧，我們願意放棄權利。』

趙一心揶揄地說，黃英跟着一陣高聲的笑。

於是三個人手拉手都走進船艙中去。

(二)

第二天，黃英給波浪的巨響從夢中驚醒，張開朦朧的眼，看看房內還是黑暗的，抬起頭，打開小小的洞窗，看海面已迷漫着一層薄薄的曙色，突然一陣寒慄的海風鑽進

來，她猛打了一個寒噤，連忙關上窗。伸了個懶腰，他跳下床，看看趙一心還睡得很熟，發出一聲聲鼾叫；那吳增善像在笑，一張嘴張得大大地，黃英從錫罐取出一塊波羅蜜放進他的嘴，他還是一點沒有覺到。黃英走出房門，把耳朵貼在他隔壁的房門仔細聽，也一點沒有聲息。他知道蜜斯李也還睡得很好，沒有醒。於是他走出船艙，到甲板上散步。

一片片的波浪打上甲板，一陣陣海風吹得他覺到冷，可是他興奮。看看東方漸漸更明亮了，光是一堆堆淡淡的，桃紅的雲往上湧；跟着漸漸地都變成玫瑰色，慢慢地把東天都掛上匹匹彩霞；色調從單簡的，趨於更複雜的：有紫葡萄色，薔薇色，月季色，秋海棠色，Daisy色，Cow slip色，Violet色，……突然，血紅的一綫露出海面，漸漸地，看見太陽上升了。一切雲霞跟着都鍍了金，格外鮮明，絢爛。海的水，在金一樣地流了，一隊隊白鷗在海上飛翔，銀的翅膀都染上金黃的色彩；青的天，慢慢顯現了。清晨已從黑夜裏歸來。

『老黃，你好！Selfish！這早一個人起來觀日出，也不叫醒我。』

一心身體裹着睡衣，腳拖着鞋，猛拍一下黃英的肩

說。

『Good Morning! 密斯脫趙。我原想叫醒你，可是我起來時，你還睡得很熟，鼾聲直比浪濤的聲音還重哩！』

他擺出英國紳士的架子，似乎在解釋地說。

『好吧，明天早起可得叫聲我，別再又獨自一個享受喇。』

兩個人都默靜下來，兩隻蒼白臉孔浴在晨曦裏，紅紅地，像女人擦過胭脂似地。

突然一心又開口了：

『老黃，今天可不該再失去機會了，你知道了？還有兩天就得到上海了。如果再不把機會把握，可別怪我老趙啦。』

他對一心笑，不開口。

『今天十點鐘大概就可到煙台，老黃，趁這個機會我們邀密斯李上岸去玩兒，那時候也許你倆就可熟識了。於是她愛上了你，你也愛上了她，於是戀愛成熟，於是結婚，生小囡，……』

一心一邊滔滔地說，一邊在甲板上跳 Gazz Waltz。

『這清早就瞎七搭八，我們回到艙裏去吧，看看他們有沒起身？』

黃英昨夜並沒有睡得平安，蜜斯李的情影老在他腦裏轉。他想這幾天在海上，應該先跟蜜斯李熟識起來，然後再把愛的火去點燃起她的心。他聽一心對他說的話，他心實在很跳動。可是他總把自己的真實態度潛藏着，虛偽地，把自己裝作一個夠老實的人。

一心連舞帶笑地走進船艙，右脚剛踏進房門，滑下去了，跌了一交，後面跟着的黃英看了大笑，一心自己也好笑起來。

『哦……哦……你們……笑……討厭！……唉！……我口……裏……什麼？……誰搗亂！』

增善給他們倆的笑聲驚醒了，想罵他們幾句，可是口裏含着一塊波羅蜜，發不出連串的話，終於吐了出來了。趙一心，黃英，看這喜劇笑得再也忍不住了。笑，笑，笑。

『一定一心搗亂，把這髒東西放進我的嘴！』

憤憤地，增善從牀上跳下來。

『不要冤枉人！你要問那個起身最早的人。』

『我想一定你自己昨晚吃的時候不曾吞下去，留在嘴裏的。』

黃英俏皮地說着。

『造謠！那有這樣的事，一定你們搗亂！……』

呀的一聲，隔壁的房門開了。

『茶房，拿點洗臉水來。』

蜜斯李的嬌音。

這邊三個人都靜下心來了。

『別胡鬧！你聽，蜜斯李都給我們吵醒啦！快派代表去道歉！』

黃英低聲地說。

『我提議老吳去，有人附議嗎？』

一心笑着說。

『我附議！』

是黃英。

『我反對。』

增善笑嘻嘻地。

『少數服從多數，不能再有異議』

一心說，黃英附和着。

正鬧得不得開交時，蜜斯李突然走進他們的房裏來了。

蜜斯脫黃，趙，吳，昨晚可都睡得好啊？』

音調像Lyre樣諧和。

『蜜斯李，謝謝你，我們都很好。』

異口同聲地，羞澀地。

『剛才我問茶房，據說今天上午十點鐘左右可到烟台，在那兒輪船要下錨，大概有整整四點鐘的停留。我想，我們趁這機會正可大玩一會兒，不知道各位也贊成我的意思不？』

『蜜斯李的意思很好，我贊成！我想老黃跟老吳也一定贊成的。』

『贊成，贊成！』

增善大聲地跟着說。

黃英不說一句話，祇是微微地笑。

一心向黃英溜溜眼，說：

『今天從烟台玩兒回來，我們要請蜜斯脫黃，給我們寫篇小說或遊記，給我們留個紀念；同時，我們也要請蜜斯李給我們寫幾章詩。』

『這怎麼說，我那能寫文章呢？請蜜斯李寫詩就夠了。』

謙虛地，黃英。

『不成，我不會寫，還是請蜜斯脫黃好。』

對黃英媚笑，兩顆眼珠儘在他身上打轉。

『蜜斯李太客氣了。』

黃英給她看得不好意思，吐出這句單調的話。

『蜜斯脫黃太客氣了。』

蜜斯李微音也模仿着說。

『你們都太客氣了，我收回原提案吧。』

一心說了，增善跟着一陣狂笑，對黃英裝鬼臉。

『再會吧，等一會船拋下了錨，我們就上岸去。』

李微音走回她自己房裏去了。

『老黃，我想你一定會成功了。』

一心笑說。

『一定成功，我要吃喜酒哩。』

增善脫口而出，這話。

『別胡鬧啦，給蜜斯李聽見多難為情的！』

正經地，黃英說這話。臉可發燒啦。

『哈，哈……』

增善笑，一心也笑。

黃英自己跟着也笑了。

(三)

十點二十分鐘，船到了烟台。

——賣蘋果，賣大蝦，賣洋山梨，……

船上陡然嘈雜起來，小販的叫賣聲喊得震天響。

『老黃，你可忘記昨天所說的那兩隻蘋果？』

一心從船艙外跑進房裏來，拍拍黃英的背，這樣說。

『甚麼話？兩隻蘋果嗎？老趙，我並沒有跟你說過呀。』

黃英故意表示不承認，心裏在笑。

『哦，你又失信了。昨天不是你自已明明白白地對我說的嗎？』

這時候，增善正從外面進來，口裏唱着Rio Rita歌，聽見他們倆在談話，連忙插嘴說：

『怎麼一回事？告訴我，我給你們解決。』

黃英和一心不理會他，還是說他們的話：

『你說慌，我絕對不會對你說過蘋果，我不能承認。』

黃英終於笑出來了，這些話的嚴重性完全消失了。

『還不承認嗎？快拿出錢，請老吳做中人。』

吳增善可一點不理他了，生氣似地，在唱他自己的歌。

『老趙，你真會敲竹槓！好吧，就算我請客。老吳，

你作中人不？』

老吳還是不理睬，歌聲唱得更高了。

一心，黃英，看着他笑，他們同聲地說：

『老吳，有蘋果都不吃嗎？快點去買來，你祇少可吃到一半。老吳，快些，停一歇蜜斯李就要來了，我們也可請她吃幾個哩！』

聽見要給蜜斯李吃，吳增善理他們了：

『好吧，我去買。你們快點請蜜斯李過來。』

說着話，就出去了。沒有一會就提着兩隻蘋果回來。

這時候蜜斯李剛剛也來了，她說：

『我們可以上岸去了，你們都預備好了嗎？』

『都預備好了，蜜斯李，請吃蘋果，是蜜斯脫吳請客哩。』

一心，黃英都這樣說。

『不，蜜斯李，不是我請客，是他們倆。』

也感到侷促了，增善分辯着說。

『不管誰請客，我都吃一個吧。』

蜜斯李像解圍似地，從籃裏取出一個蘋果來吃了。接着又說：

『我們就走吧，早點去，可早點回船來。』

『好的！』

三個男人一致回應着。

於是僱了一隻小滑艇，向烟台灣駛去。

不到一刻鐘，到了烟台灣的岸，一心，增善都先後跳上岸了，跟着是黃英，船動蕩得厲害，蜜斯李似乎有點怕，不敢跨上岸。

『蜜斯脫黃，給蜜斯李拉一下吧。』

一心，增善，毫不在意地這樣說。黃英就伸出手把蜜斯李拉到岸上來了。

『謝謝你，蜜斯脫黃。』

她的臉孔彷彿有點紅，說這話時，對黃英輕輕地笑。

黃英對她笑了笑，心裏說不出的滿意。

他們一羣從海濱，經過領事館路口，走了許多不知名的街，終於到了烟台的名勝地玉皇山。在山上，有許多小雜貨攤，他們都坐了下來，一邊吃梅子，梨，蘋果，一邊看山腳下的海，碧綠，小得像是一方池塘。那隻奉天輪更小得像隻紅菱了。

他們從天談到地，從國家大事到日常生活，從學校的同學到教授，從個人的旨趣到怎樣消磨這兩個多月的長夏，……什麼似乎都談到了，可是打破成例，不曾談到女人

的事。這是一種拘束，有女人夾在這一羣裏，便把一切關於女人的話都給隱伏着了，誰也不提及，誰也不會把女人的字眼溜過口，就是女同學的事也絕不談到。話似乎越說越沒勁兒了，於是想到吃午飯。

下山了，走過幾條街，終於進了一家菜館。

是蜜斯李請客。

她剛坐下席就掏出錢給茶房，雖這三個男人也會用口說過許多客氣的，謙虛的話；并且也曾用過幾隻手搶奪過。可是都沒有效力，結果，只得表示屈服，接受她的敬禮了。

四五盤菜都是腥味兒的：蝦仁炒竹筍，醋伴黃魚，魚肚片，海參，大蝦，蚌肉，……倒也別有風味。

酒，是烟台啤酒，倒很有點味兒。

席間很寂寞，沒有話可談，彷彿在山上都已談完了。

.....

午後一時左右，他們才回船上去。

這一夜，黃英做了一整夜甜蜜的夢：好像他已和李德音戀愛了，她給他許多長長的吻，給他說過許多美麗的話。她說她願把她自己的心，靈魂，生命都獻給他。最後，她竟倒在他的懷裏唱起『I still belong to You』的歌兒來

了，他興奮到極點，他撫摸她的手——那隻在烟台灣第一次給他撫摸過的手。可是奇怪了，他的手竟沒有骨骼啦！他猛烈地一握，滿手的血，他驚嚇得醒來了。張開眼，看見自己還好好地睡在床上，一隻手緊握着被褥的一角。

他禁不住自笑了。

(四)

第三天，從早晨到晚上，這三個男人跟一個女人都不會走下牀。大家都在船的激烈震動中，昏暈地過去。

黃英還是做些斷續的粉紅色的夢。

第四天了，上午大家都比較清醒了。午後，就全安好如常了。

『茶房，茶山過去了麼？還有幾點鐘可到上海？』

蜜斯李問茶房。

『剛剛過去，大概再隔兩點鐘就可到了。』

茶房的聲音。

聽見上海就要到了，黃英，一心，增善，又都活躍了。

一心，增善就都跑出房艙去。

黃英走出房門，看見隔壁蜜斯李的房門開着，他倚上那門口了。

『密斯李，昨天也不舒服嗎？』

黃英輕柔地說。

『謝謝你，密斯脫黃，我昨天還不覺得怎樣不舒服，你呢？』

密斯李笑着說。

『昨天我簡直暈迷了一天，不過還算好，沒有嘔吐。』

『密斯脫趙和吳呢？』

『他們也和我一樣，躺了一整天。』

『據茶房說，還有兩點鐘就可到上海了。密斯脫黃，這三天半的海上生活真有點難耐哩。』

『對啦，渡過這三天半，真跟渡過一個年頭樣咧。』

『密斯脫黃，這暑假就在上海消磨過去嗎？』

『我大概在上海過暑假，并且預備完成幾個長篇的創作。我家住在法租界霞飛路，密斯李願意來玩，很歡迎的。』

『謝謝你，我家也住在法租界，是跟你很近的福熙路，也歡迎你來玩。』

正談得精彩，增善跑進艙來了，對黃英說：

『老黃，快出去看吳淞炮台啊，崇明島早已經過去了。』

又對密斯李說：

『密斯李也去嗎？詩人應該憑吊這些反帝的光榮戰蹟啊。』

於是黃英、李微音，都跟吳增善走上甲板。

『詩人，文學家，吳淞就到了，蘊藻浜也要經過的，這些地方都流過我們民族反帝英雄的鮮血，也有着忠烈的靈魂在浮蕩，你們對於這些該有所頌讚呀。』

一心看見黃英，李微音，正經地對他們說，態度是夠莊嚴的。黃英跟李微音沒有說什麼，儘管笑。

船進吳淞口了，漸漸地看見陸地了。近了，看見吳淞了。只見一堆堆瓦礫，一段段殘垣，似乎看不見人跡，連狗的吠聲都不大聽見了。這時船上許多人都在談論一二八上海反帝戰爭的歷史，從十九路軍的抵抗，談到蔣介石剿匪，張學良的不抵抗，也雜些人民對於苛捐雜稅的痛苦。同時，對於不賣買日貨問題，更有許多驚人的見解。最後，終於批評到學生了，罵學生不中用，只會遊行，呼口號，貼標語，宣傳不用日本貨，而自己竟特別用得更多。黃英，一心，增善，微音都聽得耳朵發熱，臉紅，很不好意思地，結果只好都鑽進房艙去。

『真的，我們學生都是只會說空話的。我想我們還是

快點自殺吧。』

黃英憤憤地說。

『本來呢，與其只會說空話、不會擔鎗桿子，還是痛快地自殺了好。』

一心也很慨然地說。

『我可反對自殺呢，我覺得學生只會說空話固是個大缺點，但是誰能說言論就不能救國嗎？』

增善表示與黃英，一心的意見不一致。

『我倒贊成密斯悅吳的論調，因為我們決不能否認言論的救國效力，固然言論也有窮盡時，可是，我們決不能單以鎗炮就可救國，救民族。』

李微音是准折衷派了。

.....

『到上海了，到上海了。』

人都從船面跑進艙裏來了。大家又都爭先恐後地把行李往外搬，擾亂到極端了。

黃英們的行李鋪蓋也都整理妥當了。黃英想最好能夠送微音回她家去。可是船剛停下來不久，迎接微音的人就來了。自然黃英是失望，他對她只苦笑地一笑，說：

『再會了，密斯李，到我家來玩啊。』

她對他笑了笑，就走下船去。

這兒一心，增善也各自分散了。

於是黃英也走下船去，似乎很悵然地。

(五)

到家的一夜，黃英還是繼續做他的桃色夢。

第二天醒來，腦裏很脹痛，思想更凌亂得如麻。

他把三四天來的海上生活原原本本地回憶着：把李微音對他的一顰一笑，都作分析的綜合研究。可是結果覺得她並沒有對他有絲毫的意思，於是他感到一切都灰色了。

『忘掉她吧。』

他堅決地這樣想。

但是一轉念，他又記起凱羅紀伯倫 (Kahlil Gibran) 在先知 (The Prophet) 論愛那一章裏所說的話了：

當愛向你們召喚的時候，跟隨着他，

雖然他的路程是艱險而陡峻。

當他的翅翼圍捲你們的時候，屈服與他；

雖然那藏在羽翮中間的劍刃許會傷毀你們。

當他對你們說話的時候，信從他，

雖然他的聲音許把你們的夢魂擊碎，如同北風吹

荒了林園。……

『拿點勇氣出來罷，失敗又管它呢。』

肯定了自己主張了。

『怎樣開始這愛劇的排演呢？去她家裏訪候她嗎？這未免太冒昧吧？先寫封信去？對啦，先寫封信去好。』

想定了，便走到書桌邊坐下來，展開信箋。

『怎樣稱呼她呢？』

問題又來了。

『叫她「女士」麼？太不親熱啦；叫「姊姊」「妹妹」？又太親熱啦；叫「同學」？也不夠妥當；好吧，就直寫她的名字罷。』

於是他毫不思索地這樣寫：

徵音：

昨天你走後，我的心不知爲甚麼？就那麼樣悵悵地。也還是一樣，就是到今天。

這三四天來的海上生活，多麼值得我底記憶。尤其你——你的每一句話，一個笑，一切，都多麼使我歡喜。

實在的，在先前，我覺得我底前途，該夠灰暗的了。可是自從發現了你，在這些日子，我又

覺得一切都粉紅色的了。

在這裏，我祈望你，接受我這個誠意，這顆心——一顆對你絕對忠實的心！

是一種力推動我，寫這信；你可能原諒我的冒昧？

希望你，生活在美滿裏。

黃英

信終於寄出去了，心裏巴不得即刻就接到回信。

兩天，很早他就在門外徘徊，等待綠衣人消息。

可是一天過去，沒有一點反響。

兩天了，還是一樣。

畢竟三天，四天，……一個星期了，始終沒有音信。

『也許郵局誤事吧？但是，這一定不會的。是她怕羞？女人總常常這樣地，故意先給男人一個不睬；再去封信，一定會有希望哪；對啦，再去封信。』

這樣自己仔仔細細思索了一會兒，第二次的信又發出去了，在更熱烈的盼望裏。

『這次她一定會來信了，開頭她一定說些第一次沒有回信的罪過，請求原諒；接着是表示對自己的欽慕，從自己所寫的小說打動她的心，一直說到自己的詩，曾經怎樣

使她流過淚；於是她接受了自己的一切，她說愛上了自己，願意永遠生活在一塊兒；於是跟着是一大片美麗的，肉麻的，使自己的心跳動的話。……』

越想越高興，臉上是一朵朵笑花。

『……於是愛的戲劇排演終結，自然就 Marriage。於是愛的結晶的產出，於是文學家，女詩人，才子佳人，一般都羨慕着。……』

把一切都忘掉，這一天就這樣挨過。

第二天了，她的信沒有來。

第三天，還是沒有來。……

又是一個星期，他自己明白，桃色的夢一定又殘破了。

是星期三，僕人突然推進他的房門說：

『黃先生，有信。』

他正在沙發椅上胡思亂想，想再給她去第三封信。聽見僕人送信來，喜得直跳起來。連忙看信面，見是『本埠李絨』四個娟秀的字，他就急急地拆開了。看那信上是這樣短短地寫着：

黃英先生：

很感謝你的好意，兩次的信都收到。因為自

已是疏懶的人，請原宥，不能就給你回信。

你的信真像你的小說，詩一樣，寫得多麼美麗，多麼動人，使我只有對你敬仰。

你的意思我很明白。不過，我是個已經有了愛人的女人，他待我很好，很愛我，在我沒有發現他對我的愛不忠實以前，我決不能接受其他男人的愛。

上帝祝福你。

李微音

信封信箋都扯得粉碎了，蝴蝶一樣飛。

一個沉重的苦笑，落在他臉上。

二一·一一·六·上海·

藝術教育概論

賀玉波

一 序引

這篇文章在幾年之前就打算做的，不幸每次提起筆來，都給俗務耽擱了。一直到現在纔偷閒來寫，在我個人方面，覺得非常有趣。至於寫這篇的衝動，可以簡述在下面：

民國十四年秋季，我棄了法律政治，進了某國立大學的藝術教育系。我的目的是打算把藝術教育的理論研究明白，同時對於藝術教育的技能也要學習修養。初進校時，還覺得有相當的滿意，以後漸漸感到學校的設備也不完整，教授也不盡職，使我十分失望！雖說耗費幾年功夫學過

了業，仍覺得沒有成就。這種學習的不滿，就成了寫作本文的衝動之一。

在平日我和社會偶一接觸的時候，處處便看出我國社會對於藝術教育太不注意。商店的廣告俗劣不堪；民衆娛樂如電影，戲劇等也萬分腐舊，專門提倡那些封建的歷史古劇和武俠野史；民間的歌曲不是那流小放牛，無錫景，孟姜女那類的舊貨，便是毛毛雨，妹妹我愛你那類的淫曲。其他的民衆藝術都淺薄惡劣得不可言狀，只要我們一走進遊戲場的門，便可以看出來。又如許多名勝古蹟因被社會所疏忽，也漸漸破毀了；富於自然美景的西湖簡直變成了一個俗不可耐的闊人的別墅區域。這許許多多祖國的藝術教育的欠缺，使我很是痛心！

前年冬季，有個留學歐洲多年的美術家回了國。他是我小學時的圖畫教員，我們幾個同鄉友人給他開了一個歡迎會。在席間，他毫不談及美術，只說法國的貴族怎樣闊綽，他們的夫人小姐怎樣美麗而多情，其餘的便是關於跳舞的讚語。我問過他幾個美術上的問題，他只是含含糊糊地敷衍了一下。後來不久，他被南京中央大學聘爲美術教授了。一天，他特別跑來訪我，徵求我對於教授法的意見。他說最怕擔任美術理論的科目，如美術史，美術解剖學

，審美學等，他簡直莫明其妙。結果，他把我的一大批美術的書籍和講義統統搜羅去了。可是，他的大學教授的運氣不好，只一學期便被辭退了。

以上的兩段都是我自已所不能一刻忘懷的，使我的內心感到不安。於是，到了現在，我忍不住寫作本文的衝動，便偷了一點工夫把關於藝術教育的問題討論一下。在這里，我有個聲明，就是，本文不注重抽象的理論的解釋，而注重批評我國的藝術教育的實況，然後加一點自己的見解。

二 藝術教育的意義和分類

什麼是藝術教育呢？在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最好先明白什麼是藝術，什麼是教育。黑田鵬信說道：「藝術為美的感情的發現，其發現須帶客觀性，為假象的，為無關心的，又須帶個性，含獨創的分子，表現時代精神及國民性。」凡是含有與上面定義的條件相合的東西，我們都可以稱為藝術。至於藝術的分類，各家所用的標準不同，所以意見也各不相同。我們只要知道那些東西是藝術就夠了。譬如：繪畫，雕刻，建築，音樂，文學，演劇，舞蹈，電影，工藝美術等，都是藝術。

其次，我們就來看看什麼是教育。教育的意義有兩種，即廣義的教育與狹義的教育。凡是利用人類生存在社會上的環境，及天然的狀況，及歷史上的事實等等，以增長智識，培養品性，發展人類的天賦才能的，都可以稱做廣義的教育；換言之，凡是我們人類環境所有的經驗生活，都可以稱為教育，這是廣義方面的解釋。而狹義的教育的意義：就是普通一般人生的經驗，加一番淘汰，選出與人生利害相關最深最切的一部分來；再設法組織一種特別的環境，用預先思慮周到的方法，將那部分組織完善的經驗，間接或直接教授給知識缺乏或品行未定的人。換言之，必在一定的組織與目的之下，以教授或訓練未成年的兒童或已成年而知識尚缺乏的男女，這就是狹義的教育意義。至於教育的分類也很多。有以年齡而區別的，如兒童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大學教育，專門教育等；有以教材而區別的，如文學教育，工商教育，藝術教育，職業教育等；有以目的而區別的，如軍國主義教育，資本主義教育，貴族教育，平民教育等。

既然明白了藝術與教育各自的意義，現在，我們就可以得到藝術教育的意義。藝術教育就是：把人類為美與實用而應用的藝術經驗，教授給未成年的兒童或已成年而無

藝術修養的男女，以啓發他們的藝術趣味和天才，並擴充藝術的知識，使他們得到藝術的功效——即精神上的安慰與物質上的實用。在原始時代，人類就有了簡單的音樂和舞蹈，在他們的日用器具上可以見到很單純的花紋，並且有了最初形式的歌曲。他們將這種藝術的知識和經驗，傳授給他們的子孫，使他們也知道鑑賞並實用藝術。這種藝術知識和經驗的傳授，就可以稱作最初最簡單的藝術教育。

這裡，我們更進一步來討論藝術的教育的分類。藝術教育的分類很不容易，若沒有一個適當的方法，那末，就會弄得非常紊亂。我以為最好是以我們的生活環境作標準，而把藝術教育詳詳細細分列出來，算是比較適當的方法。

(一) 家庭的藝術教育，又可分爲兒童的藝術教育，婦女的藝術教育。(二) 學校的藝術教育，又可分爲小學校的藝術教育，中學的藝術教育，大學的藝術教育，專門學校的藝術教育。(三) 社會的藝術教育。這一類的藝術教育再不有什麼細小的分類。我們只把屬於這類藝術教育的事業說明就夠了。譬如文學，歌曲，電影，演劇，音樂會，美術展覽會，藝術講演會，藝術品陳列所，歌舞會等。

三 我國藝術教育的概況

現在，我們就按照上面的分類，而把我國的藝術教育的現狀大概說說。我國的家庭向來不注重藝術教育，這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父母對於兒童的普通教育，也不注重，怎能顧到他們的藝術教育呢？根本上的錯誤就在於沒有把兒童當作家庭的重要份子，或者把他們誤解作縮小的成人。所以他們的教育大多為父母所輕視。幼稚院的學制在我國很不發達，而且事實上一般父母也不願把兒童送進幼稚院去教養。他們只把兒童留在簡陋的家庭裏，對於他們的遊戲一點也不注意。食品與金錢就成了他們的獎品。什麼有益的圖書，玩具，以及優美的童話故事，他們是難得見到聽到的。

說到家庭裏的婦女，她們簡直不曾受過什麼藝術教育，這是很可憐的現象。不講別的，只看看她們自己的裝飾，就可以證明她們對於審美學怎樣盲目。她們把很富於自然美的臉畔塗得雪白，鮮紅；眉毛畫得黝黑，灣灣曲曲形式古怪；嘴唇染得血紅；結果，她們變成了彩畫上的肖像，而不是生氣勃勃的活人。衣服，不消說，式樣，顏色，和花紋，她們是完全不懂的。至於室內的陳設呢，她們更

加不知道應該怎樣纔好。其他的藝術修養，如文學，繪畫，音樂等，她們更加不注意，也不願意注意。從上面這樣糟糕的情形看來，我們可以得知，我國對於家庭的藝術教育是多麼疏忽啊！

學校的藝術教育是怎樣的情形呢？我們先看看小學。小學的藝術功課只有手工，圖畫，唱歌，舞蹈。因了學校方面的經濟困難，設備當然非常不齊全；而擔任藝術功課的教員，多半是兼任的，當然不懂得好的教授法。一般人的意見，以為小學教育只在使兒童認識文字，明白字義，知道常識就足夠了。藝術教育是一向被學校當局和家長方面所輕視的。

中學的藝術教育怎樣呢？恐怕和小學的差不多，同樣是不能使我們滿意的。藝術課程無論在教員和學生方面都以為是不重要的。他們只知道注意英文，算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主要科目，而不注意音樂，圖畫，手工，文學。除幾個少數的學生喜歡藝術課程外，大部分都是討厭的，把牠們看作陪樣的科目，是沒有學習之必要的。而學校方面對於牠們也很是疏忽，只是把牠們隨便列入課程表裏，隨便找幾個教員擔任，敷衍了事。名義上中學雖然以平均教授各科相號召，而實際上是相反的。

他們只知道國文的重要，而不知道文學的重要；只知中國舊文學如詩詞，歌賦，散文，駢文的長處，而不知道新文學如小說，詩歌，戲劇的長處。有許多教員還睡在十八，十九世紀，主張學生學習文言文，而不學習語體文。學校管理方面甚至把新文學的書籍視為洪水猛獸，而禁止學生的自動的學習。除非到了高中文科，學生是得不到新文學的涵養的。在音樂，繪畫方面，學生也沒有高深的研究的機會。還是像在小學時一樣，一味地模仿教員唱唱畫畫罷了；對於音樂，繪畫的初淺的理論，他們簡直不曾聽見教員講過。在學校的正課上面來說，藝術課程是處於被輕視的地位。

在正課之外，學生對於藝術的興趣怎樣呢？他們自動去研究麼？研究得得法嗎？如果我們仔細考察起來，恐怕也不能滿意他們。文學研究會，音樂會，繪畫社，演劇團固然也能在中學裏發見，但所加入的學生畢竟是少數。而且他們對於藝術的興趣雖說還濃厚，可是因了缺乏適當的指導者，研究的成績恐怕說不上。再者，中學生加入藝術團體，多半是因為要出風頭，不是因為要誠心研究。學校當局既不把藝術當作重要的課程，而對於學生自動的研究，當然更不加以過問。以上這些都是實在的情形，我們

可以看出中學的藝術教育的不發達。

我們再來看大學和專門學校吧。在北平，上海，南京，武昌，杭州，廣州等大都市，藝術大學或藝術專門學校還可以找出一兩個來，在比較小的城市裏就找不出來了。在這些僅有的學校中，國立的學校比私立的要辦得好些；但所謂好，也不過只在經費充足設備完全這兩點，其他教授與課程恐怕是有差無幾的。我國對於文學還不算是疏忽的，雖說沒有一個文科大學，但比較完美的大學都設有文科，分中國文學，西洋文學兩系。而繪畫也和文學一樣，還能得到相當的重視，在藝術大學或專門學校中站着主要的地位；中國畫，西洋畫，用器畫，圖案畫，廣告畫等也還受着一般學生的歡迎。這是比較好的現象。

至於其他藝術如音樂，戲劇，雕刻，工藝美術等則處於被忽視的地位。除了北平藝術學院特別設有戲劇系外，其他藝術學校中怕不容易找到。除了上海一隅設有音樂研究院外，再不容易找出一個音樂專門學校來。在各個藝術大學或專門學校中，雖設有音樂系，但因教授的缺乏和樂器的不全，都沒有良好的成績。以上是指國立或省立的藝術學校而言。總詳起來，那些學校還不見得令人十分失望。

談到私立的藝術大學或專門學校，那就要使人頭昏！

僅就上海一地而言，私立的藝術學校也很不少，但是，一兩個比較設備完美成績優良的學校，卻不容易找到。有些簡直是專門騙取學生金錢的，如某某藝術學院，某某藝術專門學校。牠們既沒有基金與固定的校址，也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教授，其他如設備，學校行政，管理，糟糕得萬分。牠們不是在提倡藝術教育，而是在侮蔑藝術教育。牠們不是在養成藝術人材，而是在葬送藝術人材。這種腐敗的情形不僅僅限於上海的私立的藝術學校，恐怕在我國任何城市的私立的藝術學校都是一樣。於是，我們可以斷定，大學的藝術教育和專門學校的藝術教育都是很發達的，並且是糟糕的。

到了這裏，我們就只有社會的藝術教育一項來討論了。在前面已經說過，屬於社會的藝術教育的事業很多，如文學，歌曲，電影，演劇，音樂會，歌舞會，美術展覽會，藝術講演會，藝術品陳列所等。這些都是與社會有很重要的關係的。我們且分述一下。在過去的時代，舊文學很有影響於社會。但這裏所課文學，只是指詩歌，小說，戲劇而言，這點我們不要誤會。在稍能懂得文墨的人，就以能做詩為光榮，以詩詞相答的風流雅士似乎還很不少。小說與戲曲是知識階級所愛好的文學作品，有很多地方直接

或間接與社會有關係的。就是到了新文學發達的現代，有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如紅樓夢，水滸，西遊記，西廂，聊齋，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等被人百讀不厭。此外，有許多層出不窮的武俠小說，很受一般商人工人的歡迎；不過，他們的思想多半被牠們所燻染，這卻是有懷影響於社會的。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已經漸漸抬頭；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止，文學團體的發達和出版物的增多，是很可驚的。受新文學影響最大的要推學生。他們在正課之外沒有不喜歡讀小說的，因之，他們的思想也漸漸受了牠們的陶冶。他們有的被那些文學作品引到個人主義的享樂世界裏，有的被另一種引到革命奮鬥的戰線上。他們의思想和行爲沒有不爲那些作品所牽制的。社會因之也受到新文學的影響不少。這種現象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夏季止，因了政治上的阻礙，纔漸漸衰萎下去。從那時候起，一直到今年這個時候止，新文學的發展仍然呈着荒蕪的氣象。

至於民衆娛樂如電影，歌曲，演劇，音樂，歌舞等，是不可忽視的，與社會的藝術教育是有大大的關係的。爲了篇幅有限，我們只好大略談談。這些娛樂的藝術都趨於兩個相反的極端。那就是：有的還沒有脫封建思想的羈絆

，有的只是模仿歐美。只就電影和演劇兩種而言，就可以證明這句話不錯。有些影片專門採取古代的武俠故事，其他的則盡力偷襲歐美影片的種種長處。演劇更是好笑！社會上所流行的還是那些舊劇新景的東西，以及那些荒謬絕倫的文明戲。比較有價值的，當然是那些由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劇社所公演的戲劇。有很多新的中西劇本被他們排演過，很能博得一般知識份子的喝采。可是，他們的力量究竟太微薄了，還不能引起一般民衆的愛好。至於，音樂，歌曲，歌舞等，也是在兩個新舊不同的方向進行着；一面還退守在唱孟姜女，十八摸的舊時代，一面卻已踏上了唱爵士歌王、璇宮豔史的新時代。

最後，我們談談美術展覽會，藝術講演會，藝術品陳列所等。牠們是有直接關係於社會的，可惜被一般人所疏忽。美術學校固然照例一年舉行幾次展覽會，但於社會沒有多大的影響，只是學生成績的展覽罷了。這種展覽會既不能提倡什麼新的美術運動，也不能給社會上的人士什麼注意。有些職業的美術家固然也時常開過展覽會，但仍不能鼓勵社會對於美術的重視心；因為他們不注重美術運動本身的宣傳，只是在於把他們自己的聲名擴大，賣畫糊口，或是藉此以謀教員位置罷了。在外國美術展覽會能夠吸

引大批的參觀者，甚至吼動社會的各種階級的民衆；美術家也能受到國家的獎金和社會的尊榮。在我國呢，情形完全相反：展覽會的參觀者是很少的，美術家是不被國家社會所注意的。這種情形固然可歸咎於政府的提倡不力和民衆的美術鑑賞力太低，但美術家他們自己的宣傳不當和作品的惡劣，也是最大的緣由。

一九二九年春季，政府曾經舉行過空前的全國美術展覽會，可是成績呢，卻空洞得可憐。無論繪畫，雕刻，美術照像，工藝美術種種出品，在量上也非常少，在質上也沒有一樣令人滿意的。最可笑的是：展覽會的辦事人員恐怕單是美術不能引起民衆的注意，還添加了各種遊藝以招攬參觀者。這是多麼可笑的淺薄舉動啊！本來政府要人舉行展覽會的目的不是提倡藝術，而是藉此以點綴昇平景象，以出風頭，以消遣時日。這種官場藝術(Official art)是毫無補益於社會的藝術教育的，像歐洲的莎龍(Saloon)展覽會一樣，最多只能養成幾個官場的專門藝術家(Academical artist)。

藝術講演會在我國社會並不通行。除了藝術學校或其他學校有時舉行這種講演會外，公開舉行的簡直沒有。而且擔任講演的藝術家多半是沒有學識的，當然不會有什麼

高超的見解。至於藝術品陳列所這種組織也很少。只有北平可以找出一個類似的機關，古物陳列所；但以經營不得法，有許多貴重的藝術品被人盜賣了，是很可惜的。除這個唯一的機關以外，便再找不出第二個來了。

於是，我們可以肯定我國太不注意社會的藝術教育。藝術家爲了他們的生活問題，不願也不能從事於社會的藝術教育。民衆本身的藝術鑑賞力太低，當無高深藝術的需求。政府對於社會的藝術教育向來不提倡，有時甚至於橫加摧殘；應當取締的社會藝術如封建式的舊劇，武俠影片，小調淫曲等，反任其流行而不加以取締。這是多麼可悲的現象！

四 對於藝術教育的見解

既然明白了我國藝術教育的概狀，我們就來討論幾項關於牠的意見。第一，各方面一致的提倡。上面已經再三說明，無論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都是不注重藝術教育的；藝術家與藝術教育似乎是漠不相關的；民衆只知道沉溺在腐舊的俗惡的藝術生活裏，而沒有新藝術的需求。因了普通教育的不發達，民衆受教育的機會不平均，於是分成了許多等級，各等級有着各不相同的知識程度；而他

們那些知識不平等的人們，所受的藝術教育自然也是不平等，他們的藝術鑑賞力自然也是參差不齊。因之，他們各人愛好着各不相同的藝術：有的愛好米勒（Millet）的拾穗者，或戴拉克爾克（Delacroix）的一八三〇年種種的西洋畫；有的愛好王維或米元章種種的中國畫；有的愛好鋼琴，提琴；有的愛好胡琴，琵琶；有的愛唱伏爾加船夫曲（The Song of Volgo Boatman）；有的愛唱蘇武牧羊或可憐的秋香。有些家宅的設備很藝術化，有些則完全相反：總之，各人的藝術的鑑賞力與嗜好各不相同。這種懸殊只能歸咎於藝術教育的不普及。

如果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都很熱心地提倡藝術教育，使民衆的藝術的鑑賞力平均增高，那末，像上面所說的那種懸殊是可以免除的。民衆若有受普及的藝術教育的機會，那末，他們的生活都可以漸趨於藝術化。所以，各方面一致地提倡藝術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打破循環式的藝術教育。我國的教育簡直完全是循環式的。譬如你是學工業的，在高中時便住了理科，後來升入了工業大學；可是，你畢了業，却不去從事工業。其實社會上也不允許你有機會去從事工業，只能在學校裏教教書。於是，你所學的不會應用得當。假定甲是你的

學生之一，他像你往昔一樣地學工業，住過高中的理科，也在工業大學學過業；可是，他也不去從事工業，只能當個工科的教員。而他的學生乙，也是和他和你一樣，只能當個工科的教員。甲乙丙丁如此連續下去，他們都只能做教員，不能在工場裏服務。那末，這種工業教育不是循環式的，又是什麼呢？其實，其他教育又何嘗不是一樣呢？

藝術教育也是和工業教育一樣，是循環式的。譬如你是學西洋畫的，可是，你學了業，却不能以畫西洋畫為職業，其實社會上也不允許你這種職業，只能在學校裏當西洋畫教員。於是，你所學的不會應用得當。你的學生將來也只能像你一樣，當個西洋畫教員。而你的學生的學生也只能像你一樣，當個西洋畫教員。學生的學生如此連續下去，他們都只能當西洋畫教員，而不能以畫西洋畫為職業。那末，這種藝術教育不是循環式的，又是什麼呢？

固然循環式的藝術教育不是因牠本身的錯誤而成的，乃是因社會的環境而逼成的，可是一般學習藝術的人不肯度着正當的清苦的藝術家生活，不肯熱心去宣傳使社會對於藝術重視，卻是最大的緣因。於是，清苦的藝術家生活是藝術家應該忍着經歷的。熱心的藝術宣傳也是他們的本職。如果他們能夠做到這兩層，那末，他們就不會代代永

遠地過着藝術教員的生活，而能以藝術本身為職業了。於是，循環式的藝術教育便因此打破了。

第三，適應世界藝術潮流。藝術每日都在變化進步之中，去年所流行的到今年已不流行，前月所流行的到這月已不流行，甚至昨日所流行的也許到今日已不流行。在繪畫方面這種急劇的變化與進步是很明顯的。由古典派而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寫實派，由寫實派而印象派，而力體派，而表現派，而野獸派，而未來派，以至於達達派。在各派中又有許多小支派。牠們因空間與時間的關係有着新陳代謝的變化與進步。將來有許多新畫派會繼續不斷地發生，這都是以將來思想的進步和科學的發達為轉移的。我國的畫家向來是把自己關閉在國境以內的，他們的眼光近得非常可憐；世界的繪畫有着怎樣驚人的變化和進步，他們毫不過問。就中國畫來說，幾千年以來只有工筆寫意兩派可分，畫家只是注重仿倣古法，用筆用色沒有獨創的新法，一味模仿古人。所以到了現代，畫家所畫的作品，還是那些不合透視學的寶塔式的山水，以及那些近於圖案畫的仕女花卉鳥獸，與實景實物相差很遠。就西洋畫來說，我國的畫家也只知道做法於歐洲的古典畫派。人家已經進化得很遠很遠，我們還只是老弔在後面不動。這種情形不僅

在繪畫藝術上可以看出，其實，在任何藝術上也可以看出。

文化發達較我國最遲的日本，到了現代，在藝術上已經超過我國很遠很遠。雖說她只是拚命地追隨着歐美，而不能和她們並駕齊驅，但相差也並不見得太遠，可憐我們的這個老大的古國，不但追不上歐美，就是連日本也追不上呢！無論是科學藝術，我們不知道直接模仿歐美，只知道跟在模仿歐美的日本的屁股後面慢步緩行，而且和她相隔很遠。這是因為我們太沒有世界的眼光了。在藝術上，我們是瞎子，是落伍者，甚至是病人，是死屍！這是毫而疑慮的，我們的藝術教育此後非適應世界的藝術潮流不可。除了拚命地追過日本，追到歐美外，我們更應該努力，不斷地向前邁進！

第四，藝術教育的應用。上面已經說過，「藝術教育就是：把人類為美與實用而應用的藝術經驗，教授給未成年的兒童或已成年而無藝術修養的男女，以啓發他們的藝術趣味和天才，並擴充藝術的知識，使他們得到藝術的功効——即精神上的安慰與物質上的實用。」由這個藝術教育的定義看來，藝術的鑑賞和實用，是受過藝術教育的人的本務。當他讀到一篇文學作品的時候，就可以享受藝術

教育而得來的鑑賞力來鑑賞牠，又可以拿平日積蓄下來的藝術知識來批評牠。他對於音樂也可以照這樣做，對於繪畫也可以，對於其他藝術都可以。因為他這樣做起來，便可以得藝術的功効之一，即藝術所賜與的精神上的安慰。這種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且舉個比論來說明一下。一個毫未受過都市文化洗禮的鄉下人，只知道鑑賞我國舊式的村戲，對於電影這種新藝術是感不到興趣的。當他看電影的時候，只曉得是些風景人物以及一些簡單的表情罷了。假如他受過一點藝術教育，而對於電影有相當的知識，那末，他會有着高深的鑑賞力來看電影了，會比以前更感到興趣。這就是所謂藝術的鑑賞的意義。

至於藝術的實用又是怎樣的呢？這是很容易懂得的。我們現在舉出一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事情來。假如你是個婦女，在你未受過藝術教育之前，是不具一點審美學的知識的。當然咯，你只是模仿他人，把你的臉上敷上厚厚的鉛粉，塗上深紅的胭脂，把大紅大綠的花衣穿在你的身上體上。可是，在你受過藝術教育之後，你便有了審美學的知識，纔明白那樣的裝飾是極其醜俗的；你會依着你的面龐的形式和瘦肥，來施脂粉，會依着你的身材的大小和時節的不同，來選擇衣服的式樣與顏色。這就是所謂藝術的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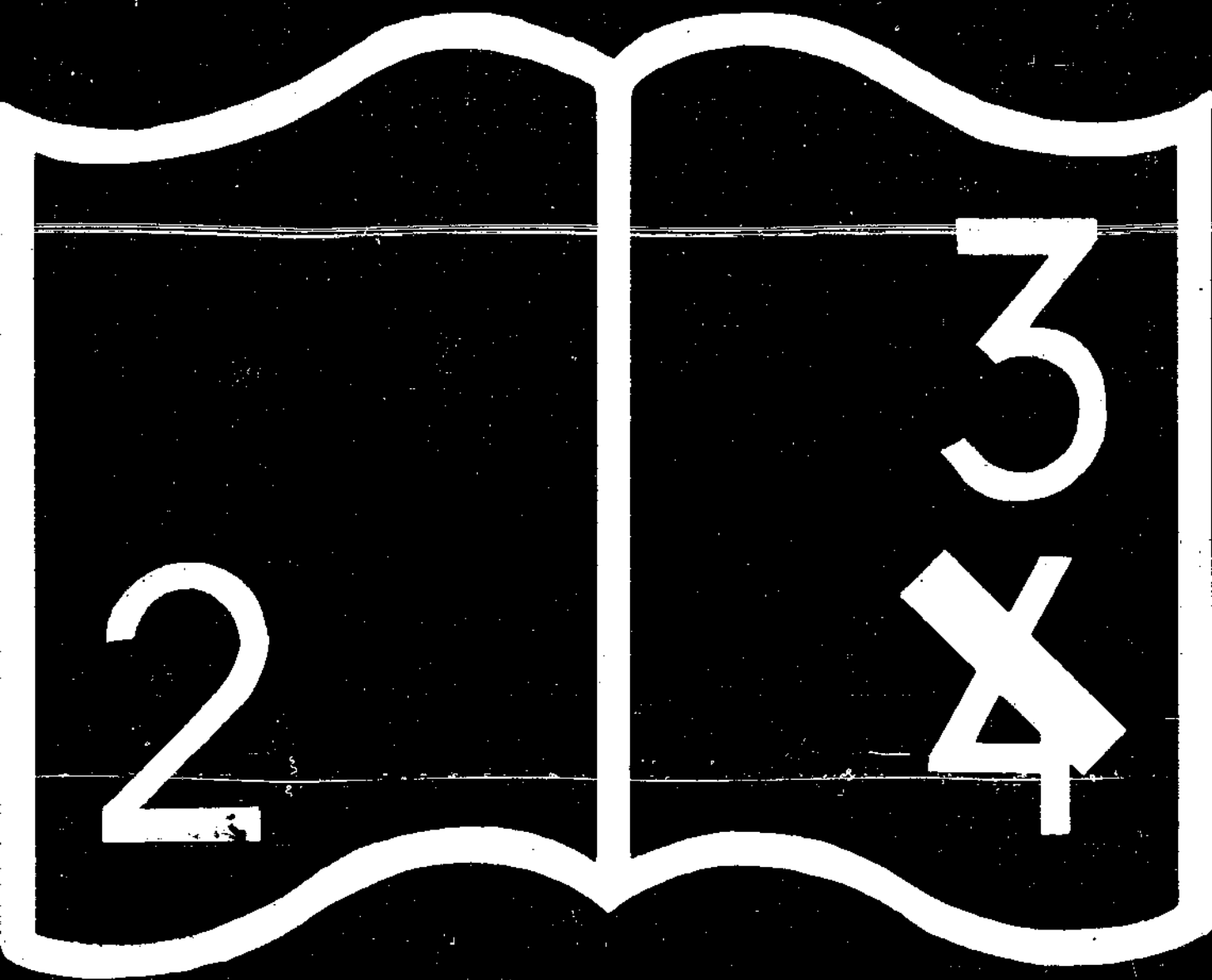
還有一層也是應該注意的。當你受過藝術教育之後，你必須把你所有的藝術的知識和技能，應用在各方面的事情上去。無論在家庭，學校，社會方面，無論是什麼大小的事情，你不妨先用藝術眼光來觀察一下，然後來應用藝術的知識和技能。何若這樣做起來，一定會有條有理，得到很美滿的成績。所謂藝術教育的應用，就是藝術的鑑賞和實用這兩意義的總合意義。

五 結論

我們已經很明白，藝術教育的被輕視，是我國的不可掩的實情。我們這個民族除了缺乏物質文明外，同時也缺乏精神文明。不但是造福最大的科學不發達，就是爲人類精神上的食糧的藝術，也是非常不發達的。這種藝術教育的缺乏和不發達，無論在家庭，學校，社會方面，無論從什麼事情上，都可以觀察得出來。

爲了我們自己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質上的便利，只有家庭，學校，社會各方面一致努力來提倡藝術教育。而且我們所提倡的這種藝術教育，是適應世界的藝術潮流的，並且不是循環式的藝術教育。不僅僅提倡，還要把我們所愛的藝術教育，切切實實地應用，應用在無論那方面，和無論什麼事情上面去。

一九三三，六，二〇，作完於上海。



编码错误

杏 花

陳 霖 光

一

從敵軍退出了P州和L邑，我們這一師追過了G城回轉L邑來駐防之後，便專致力於清鄉和剿匪了。

在L邑四鄉，爲了曾被敵軍盤踞了許久的關係，散播了不少匪的種子。他們不與常匪可比，其實力，還不亞於正式的軍隊。我們，爲了要得地方的安謐起見，決意去招撫他們，並且得了Y軍長的命令，准許收編他們了。爲了這，我第一次奉了軍長的命令，到P州去報告一切。

關於我，在第×師雖只是幕府的地位，然而憑着師長的十二分依信，我已幾乎握有了整個師部的大權。這，的

確可以使×參謀長的驚異和嫉妬；就是Y軍長也覺得十分的驚異，急於想和我會見一面，瞧瞧我究竟是什麼樣人。

當我乘了汽車赴P州的時節，軍部便已接了我已起程來了的電話。軍長爲了表示其十二分的歡迎，曾派了兩輛汽車分乘了十二名盒子砲隊兵駛到中途來接我。到了P州，還沒有去見軍長，便由軍部的副官處長奉了軍長的面諭，先引導着我們到澡堂子裏去洗澡。浴罷出來，軍長已在P州的一家最講究的酒店『壺中天』設下了天接風的筵席，在那裏久候多時了。我到了那裏，軍長和參謀長便走了出來招呼，經過了鄭副官處長的介紹之後，我向他行了一個禮，他便握着我的手：

『×秘書長！我實在久慕了。——你完全超出了我理想之外，不道你還是這樣年紀輕輕的青年！』

最惹着我的眼的，便是隨着軍長和參謀長出來的兩位時髦的姑娘。關於女人，自從我踏入部隊之後，因爲一向只在河南安徽一帶的邊僻地方駐紮，除了可以看見些黃臉婆子，或屁股一扭一捏的小腳婆娘之外，便已沒有再看見過一個比較摩登化的了。這天，陡然的眼目一新，自然要使我狠狠的注視一下。這注視，是含着飢渴性的，是完全和餓鷹看見了一羣小雞，在天空盤旋着的注視一樣。

我這不自然的表情，給軍長微微的看出了。他把我讓進裏邊坐了之後，含笑的對我說：

『今天是我初見面的一天，我心裏覺得很高興，我十分不願意大家有半點拘束，應該打破了平日的統屬觀念，我們不要顧忌什麼來盡情歡笑一回吧！』

『是，是。』我連忙站起來回答。

他爲着要使大家任情歡樂，便由軍長他自己先行破例，把一個態度自然肌肉豐滿一點的姑娘，抱在懷裏，一面笑着向我介紹：

『她叫姍姍，是P州的紅姑娘。今天我叫他來陪祕書長喝兩杯酒的——那一個叫晴雯，是參謀長的好人。』軍長說了後，又和姍姍調笑了一陣，那個叫晴雯的姑娘，也跑向參謀長跟前去了。

座中，除了軍長和參謀長之外，有軍部的鄭副官長，P州的包縣長，梁參議，劉處長，葉科長，和我同來的師部柯參謀處長，王軍法處長等八個人。我們八個人，都是一般坐着當傻子了。

『姍姍！你給×祕書長介紹一個頂好的條子吧！』軍長向姍姍說了後，又對我說道：

『×祕書長！今天我無論如何要給你介紹一位P州頂

好的姑娘。——第一要年紀輕，第二要漂亮，第三要會說，第四要風雅，……………軍長還沒有說完，珊珊便搶着說：

『還有，還有第五，第五要會灌迷湯，第六要夜工夫好！』珊珊說了說，咕咕吱吱的笑着滾在軍長懷裏。

『報告軍長，這，這可不敢，……………』我很不好意思的囁嚅着說。其實，在我的內心裏，却是樂不可支了。

『不行！大家都要！珊珊！先報上名來。鄭處長，你來寫條子罷！』軍長似乎是下命令般的；這，也成了軍令了。

『寶香閣的寶珠如何？』珊珊頭倒在軍長的懷裏，仰着臉問。

『大俗點！』

『書蓮？』

『大長了，祕書長是矮個子呢！』軍長說了後，滿屋子的人都闕然大哭起來。我感覺到不大好過，忙趨向晴雯身邊去和她調笑。

『素玉呢？』

軍長沒有說話，只把頭搖了一搖。

『紅梅呢？』

『也不好。』

『這個不好，那個又不好，全P州的姑娘都不好麼？沒有了！』珊珊撒嬌地說。

『新錦春樓的杏花還不錯呢！』晴雯撇開我的手說。

『對了，杏花！杏花這孩子好！』珊珊似乎恍然大悟般的。

『我沒見過。』軍長說。

『才由蚌埠到來不久的呢！你好運氣，聽說才開苞不到兩個月呀！』珊珊一面回答軍長，一面對我說。

『是的，杏花，我見過，還不錯！』鄭處長也補上一句。

『好，就是她吧！』

『杏花有個姐姐叫做秋痕，雖然年紀大些，却有一種大方的態度。』鄭處長又補上一句。

『那也寫上吧，這個給我好了。』梁參議說。

『有你的麼？別亂！』劉處長倒向他爭起來了。

『還沒見面便爭風了麼？——都該打軍棍！』參謀長笑笑的說。

於是，你一個，我一個寫了七八個條子交了出去，我們便入席了。

二

在席間，陸陸續續的來了一屋子七八個紅紅綠綠的鶯鶯燕燕們。她們，各就了各的臨時主人盡情的調笑。而我，依然獨自一個，更沒有半個女人來和我搭訕。恰好珊珊這時遞了一杯酒過來，我乘機便向珊珊說；

『珊珊姑娘；你倒不是珊珊來遲的……』我還未說完，她便接着說：

『是的，杏花的確太過珊珊了，架子好大喲！你喝了這盅酒吧，不要急喲，她馬上就來了呢。』她說了後，把眼睛瞟向門口去，我意識地也跟着回頭一望，原來在門口已經站着一位才到的年紀輕輕小姑娘。

她穿了一身布質的旗袍；在一陣紅紅綠綠的綺羅絲綢裝飾的姊妹行中，別具一種樸素的自然的美態。她那黑色的旗袍，配上那挑色的蛋臉，蓬亂的截髮，含笑的酒窩，都異樣迷人。她站了一會，看見只有我一人面前尙空着椅位，便自覺地跑向我面前來，在我肩膀上輕輕的一拍：

『您是×老爺吧？弗要怪我來遲咧！我頭也不梳，臉也不洗，懶着便走來格，難看得咧！』她用着半帶蘇白的口吻，已足令人發笑，說了後便馬上坐到我懷裏來。

『好，好個伶俐的姑娘！』他們都在喝采着。

『噯噯，弗要笑殺人格！』她又滑稽地裝着半揚半蘇的聲調。

『好！×祕書長！這姑娘的味兒真有趣，今天的座上生色多了！杏花！這是我們的祕書長，他是個多情種子呢，你該好好的招呼着喇！』軍長也笑着半對我說半對着杏花說。

酒過了數巡，大家都各顧各在擁抱着美人兒調笑。

『你幾歲了？』我也抱着她問。

『十六歲。』

『是揚州吧？』我因和道當姑娘的多半是揚州人，所以便毫不懷疑地問她。

『是的。』

『你念過書麼？』

『我頂喜歡看花月痕和紅樓夢。』

這的確要使我驚奇了，在她們之中竟也有知書的人！我由驚奇而憐惜，由憐惜而生愛念，更加以她這一見如故的態度，都足以使我馬上會兒女情長起來了。

『您是那部份的官長？到此地多久了？』她抱着我問。

。

『我今天才到此地的，我駐河南八邑。』

『您年紀并不大喲！您是廣東人吧？』

『你猜猜看。』

『我猜您準是廣東人，您才不過二十歲，是嗎？』

『對了！你真聰明！』

廣東人，在她們心眼中的廣東人，不但有本事，而且最富有。在她們理想中的廣東，比任何一塊地方都要好。我爲了在席間給軍長和同席諸人的吹捧，她本已不知我究竟是多大的官職。早存了一種仰慕心了；加之知道了我是廣東人，便成爲她們平時所念望中的財神爺的典型了。她於是用盡了手腕，和我周旋。

這樣，我們的舉動自然不免過於親暱，她更不客氣地居然在席間和我接起吻來了。

『不對！×祕書長這舉動不對！該罰他三十杯酒！』對席的包縣長，看見我們在接吻，便狂叫起來。

『不行！不行！我不能吃酒了！』我表示着反抗。

『怕什麼？有我保駕！』杏花却不服地替我硬挺腰子。

『有你來管閒事的？』包縣長是帶着制止的口氣。

『那就派我來替×老爺打個通關吧！』杏花說。

『好，好。就是你來吧，可是酒却要×秘書長喝的。』

『行，行。』杏花居然很慷他人之慨的滿不在乎的答應着。

『那可中，我不負責任的！』我有些駭然，恐怕一關都打不過去，却把我灌下了一肚子黃湯了。杏花於是便把嘴湊着我的耳朵，細細的說道：

『不要緊的，你答應他們；講到猜拳是我的拿手好戲。縱令就會輸給他們一盅二盅，我總替你設法的。』

我只得硬着頭皮，把頭點了一點。

『不怕你們搗鬼的，如果輸了不喝，我們大家會強着灌下去的！』包縣長和鄭副官處長看見我們耳語，却同聲的說。

『來！來！』杏花先向包縣長挑戰了。

『五經魁首！』頭一下便給杏花撻勝了，酒歸包縣長喝了後，便輪到下首的參謀長了。

『七巧！』

『四紅四喜！』

『三及第！』

『五經魁首！』又一個五經魁首占了勝。於是接連輸了過去，真的，我自己倒一杯不沾唇，而他們都通統吃了

個滿園了。

『這不行，我們被她算了！』軍長也提出第二次的反對。

『這回要重重的加罰！』參謀長說。

『這樣吧！杏花這孩子怪有意思的，就請×祕書長馬上給他綴一副聯，却要綴上，杏花，兩字，否則重罰！』這是軍長的命令。

『哎呀，這不是爲難了我麼？』我暗的着急起來。

想了一會，才給我想出兩句來搪塞了，於是便不好意思的念道：

『紅杏在林，歡喜無量；狂花滿屋，清光大來。』

『好！究竟是祕書長呀！』軍長極口的稱贊着。

鬧了許久，酒席才算告終。於是軍長便囑咐鄭副官長陪着我去玩耍，他却先辭而去了。這些姑娘們，也便陸陸續續的辭去，各自去別處兜攬她們的生意，杏花却一再絆我到她家裏去打茶圍。

三

晚上，終於被他們勸到杏花家裏去。

杏花，是極意的向我拉攏，他們也極意的在慫恿：

『祕書長今晚非在這裏宿夜不可了！』鄭說。

『那是一定的囉！這是祕書長在軍書旁午之中得與風塵名妹共盟嚙臂的一段佳話呢！』梁忝議在附和。

『我們今晚一致擁護祕書長宣誓就職呀！』劉處長說了後，接着便有滿屋子裏一陣的鼓掌聲。

於是，我好像是義不容辭了！

關於宿娼嫖妓，我向來是最反對而且常以守身如玉自誓的。在過去，雖則也曾伴着朋友們去逛過窯子，但却從來沒敢在窯子館裏歇過夜。這回雖則是爲他們所慫恿，但實在却是給杏花的态度言詞打動了我的心，而把自誓的基本主意動搖了！這一夜，他們大家在那裏抹牌燒烟並且還叫了杏花的姐姐秋痕來一塊兒取樂；而我却伴着杏花坐到另一角去細細的談心。

『你看些什麼書？』我突然看見在窗戶上堆着幾本書，便指着那些書問她。

『那是包公案。』

『沒有什麼意思。』我搖搖頭。

『你講些有意思的給我聽吧。』她板着我的頭，把她的身子搖來搖去的說。

『我講了過後你是要回講過來，我才講給你聽哪！』

『行！我準回講得一句不漏的。』

於是，我把從前念過英文本上的故事，和外國的童話，約略講了幾條給她聽。待到我們的故事告終了時，他們陪着玩的人也有些倦意思歸，而時間也已到了午夜了。

他們一個個走了之後，這時，在房內的只有我和她。我這時的心的擺動才利害，簡直不知道今天夜裏我會碰到怎樣的異跡！她是仍舊很自然的和我說笑，倒在我懷裏撒嬌撒癡的纏着我再給他講故事，而我，却只迷迷糊糊的重複地溫習着王軍法處長臨去時所教給我的種種的規矩。

再談了一會，娘姨倒了一盆臉水端進來。我們再吃了一些菓盤之後，便和她一同擦了牙洗了臉。於是祕密之幕撤開了。

『老×，睡覺吧。』她不再叫我老爺了。

『唔。』我一面卸着軍裝，一面答應她。她便一面囑咐娘姨去招呼我帶來的衛兵去尋睡覺的地方，一面也在鬆解她的衣服。旗裝卸了，一個半裏的富於肉感的曲線的美人的體態呈現於眼前，我心在跳，而手却禁不住向他一樓，於是，我們在擁抱着，她那曾經多少男人親過的鮮紅的嘴唇，又在我的唇上接着，感到一片潤潤滑膩，我的身體飄然了。

『把燈吹滅了吧。』我上了床，她在跟着爬進帳子裏來的時節，又把頭伸了出去，將掉上的煤抽燈吹滅。

『不行！我怕喲！』我爲了要在夜裏發現這種種沒有經驗過的奇蹟，却如何願意把燈吹滅了？我於是發出了這樣稚氣的說話。

『哎喲，虧你還帶兵呢！』他高聲的笑着說。

『不行！非把牠再亮起來不行！』

『不行！我偏要吹滅！』

爲了這盞燈的滅亮的問題，我們在黑暗中爭扎了許久。終於我表示了決裂的說話她才不敢再和我執拗，重新又把燈兒亮起來。然而，我和她，却感到不大高興的樣子了。

這夜，一切都感到乏味，我們竟而大家都無甚話說。

黎明，我起來，按着王軍法處長所教給我的規矩，洗了臉，胡亂的吃了一小碗圓桂湯，把手巾只抹抹手，依例不擦嘴，從衣袋裏掏出了三張十元的紙票，把帳門揭開，望着她面前一擡；她看見是三張十元的鈔票，眼睛一亮，露出了驚異的表情。的確，普通的在妓院中玩耍的人，那一個不是按着成例給錢的？誰個願意多花金錢填妓女們的愛財的無厭之壑？按照着王軍法處長所說的，她們班子裏，第一次交易的照例只是十個袁頭，另加兩元男女班子的

打賞；第二次以後，便只六元算數的了。而我，却因為在夜裏和她賭了氣，決定不再上她的門了，所以特別的闊氣些，使她感受一種受了重大損失的懊悔；而且爲了昨兒晚上軍長們的捧場，總不能過於丟了自己的『老爺』的架子。好像要從這三十元的鈔票中，告訴她『你可認識我是怎樣的人』的樣子。發現了她對於這三十元鈔票的驚奇以後，越發做出了一種滿不在乎的樣子，而她却溫聲地說：

『×！老×！你爲什麼這樣早起來要走呀？』

『哼！』我鼻子哼了一聲，冷笑着立即把帳子放下，她也爬起來了。

『×！你走麼？晚上到還來！』

我頭也不回，一聲不響的飛步下樓，衛兵已候着在門口，跟着我一同回到館舍來。

四

在館舍裏，看見王和鄭，他們對於我這樣早的回來，都覺得有點奇怪。待到他們明白了這一切時，鄭便首先走到她那裏去。

她對鄭，表示了十二分的懊悔，她跟着鄭走到我住的館舍來。我正在睡覺，勤務兵沒有許她來見我。她接連來

過三次，都沒有看見我的面。她於是只得要求鄭和王，在晚上仍舊伴着我到她那裏去。鄭便乘機的向她瑟嚇，說我對她已十分不高興，打算要寫條子給公安局，叫公安局限她即日出境。她雖然不敢違信，但又不能不信，於是更加倍的向鄭求情，請他在我面前爲她緩頰，而鄭，却乘此在她身上大楷其油了。

晚上，果然我又給他們拉進她家裏去了。到去後，她比前一晚的招呼更加殷勤。這晚上，她偏偏的多了幾處的條子，然而始終是陪着我不敢逃走。終於待到老板娘來催過好幾遍之後，她才對我乞憐似的說：

『×！我今晚有幾個條子，不能不去的，我去去就來，叫我姐姐來這裏陪着你談談何如？』

我是氣消了，而且看見了她今晚的可憐的狀態，愛她的念頭又不覺油然而生，於是便毫不遲疑的並且帶點安慰的口氣回答她：

『你去吧，叫你姐來好啦。你姐不是秋痕麼？昨兒席上是看見過的，好得很。——你放心去吧，早點回來呢，』

她纔像脫了籠的鳥兒一般，翩然出去了。

秋痕，的確是個老行當的姑娘。她進來，便很圓滑地

說：

『兄弟；我想不到你看起了我呀！』

『噯喲！好親熱！』鄭副官長不禁怪聲叫起來。

『可不是嗎？我杏花妹子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兄弟啦！』

『哎喲！姐姐！我可當不起呀！』我也興致勃然的說。

『兄弟：我杏花妹子實在年輕識淺，諸凡要兄弟包含些！』她一本正經的說。

『好說！兄弟也實在不識不知呢！』

『得了！得了！真是聽得要嘔了！』王處長跳起來，說着便把秋痕拉到膝上去坐着。

於是我們把秋痕代替了杏花的責任。

在談話的中間，我知道杏花不但是秋痕的妹妹，還是秋痕的學生。秋痕曾受過中等教育，而且對於談吐上更是言出不俗。我不知不覺之間，對於她，又另起了一稱愛憐之意。

杏花回來，王和鄭都走了。我，秋痕，杏花，三個人，又談了一陣，便又照例的要睡覺了。

『×！我今晚不再和你賭氣了！你們做老爺的皮氣我

真是怕！』杏花於牀鋪打開了之後，含着嬌媚的態度對我說。

『當然啦！你當然不該和我賭氣的！』我摟着她說。

『我給你氣死了，今天！』她回過頭來，呶着嘴說。

『好，我給你抽滅些兒氣吧！』我把嘴啣住了她呶着的紅脣，覺得下身一陣發熱，性的慾念，立即衝動起來。

『快些到被窩裏去，有點冷。』

於是我們同在被窩裏擁抱着了。

這晚上的燈，比平常還要特別明亮，照得見帳子裏一切都非常清楚；她水汪汪的流星一般的眼睛，軟綿綿的紅潤滑膩的嘴脣，都使我感受到比昨兒更要興奮。尤其是，今夜裏，才感到全裸了的兩人的軀體的貼合，那胸前酥嫩地麻辣辣地的她雙乳的摩擦，粉嫩而肥美大腿的交拚，神祕的肉的接觸……這一切，都為我在今夜以前所感受不到的快感；令這一顆心，在半緊半勻地跳動，嘴角頭時時露出了美妙的微笑。這情形，的確要使我於每一秒鐘都恐難快逝，是完全茫覺了一切，這世界，完全是我的了。

『杏花！我酥了！』我喘着氣說了後，不住的抱着她的臉狂吻。

她把眼睛半開半閉，似乎也在體味這神祕的動作。淺

笑的酒窩，又在她的臉上畫出，她似含着嬌媚的自得的態度，懶洋洋地說：

『你還敢，和，和我，嘔氣麼？』她一邊說時却被動作壓得若斷若續。

『得了！這樣死去了吧！』我於強烈的過度的興奮之後，滿足地倒在她身上，我是像死蛇一樣地無力了。

第二天，我一直在她家裏睡到午後二點鐘左右才起來，跑向軍部去做了一點應做的事之後，便館舍也不回去，一直又跑回她家來。而她，這天已換了一身才買的簇新的皮統旗袍，我的口袋裏的鈔票，很隨便的飛出了十元五大張！

五

半個月中，在防地接了她十一封快信，每一封信都寫得肉麻到了十二分；這，實在是以打動了我的心。因此我在這半個月之中，遂曾到P州去過二次。這一天，我剛從P州返來不到兩天，正在辦公廳裏處理積下來的公文，忽然勤務兵遞進一封信：

『X！我們今天到了L邑，現在鳴鹿旅館。你速來，爲我們找一地方暫住。我同行，有姐姐和掌班的。……杏

條。

這信是由L邑的一家旅館內發出來的，我這才知道她果然敢跑到L邑來，我於是又只得離開辦公室去看她。

爲了身價要索太高的關係，我無法使她自由，於是只得忍着給她媽的敲索，每個月花了幾百塊錢送給她，把杏花暫時覓了一個公館給她住着，秋痕也便住在一起。

秋痕雖是年紀大些，但實在比杏花老當許多。秋痕對於我，確是含着許多愛意，而我對於秋痕，也似乎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心事。

一天，杏花是伴着勤務兵上街去了，公館裏只有秋痕和一些下人。我從師部回來，看見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便急忙放下了皮包，跑進秋痕的房裏。

『兄弟：回來了？妹子出街去了呢。』秋痕躺在床上看書，看見我踏進房來，便把書放下，笑笑的從牀上坐起。

『管她？我們快樂快樂一會子吧！』我也笑着坐到她身邊去。

『哎喲！好忍心呀！兄弟！妹子知道了可不把你罵！』

『我是一視同仁。』

『可不要給妹妹吃醋呀！』她側着頭斜靠在我的身上說。

『可不要給我吃冰淇淋呀！』

『我撲到她身上去了。』

『噯哨！兄弟！』

『唔！姐姐！』

我們在互相擁抱之中，感受到一種熱的電流的傳遞，我們的腦子，暫時在昏亂。待到神智清醒過來時，我們都覺得又有點過度的疲倦了。

『兄弟；妹妹年輕得很，不大懂事，而且還有孩子氣的好勝心，這事不能叫她知道的喲！』她一面在整理衣袴，一面帶着嬌羞的對我說。

『我只要你了喲，姐姐！』我把她又拚命使勁的一抱。

『這可不許你說的！你再懷這樣的心腸我便離開你了！你這喜新厭故懷蛋！』她帶着嬌怒的說。

『哎唷！那我不是一箭雙鵰了麼？』

『小鬼頭，算你的造化！』

一面是偷偷摸摸，一面是明目張膽，這樣的時間竟給我過了兩個多月。整個師部上上下下的人們都沒有一個不

知道，瞞着的，只有師長一個人。

一天，是師長從南京回來的第二天，王旅長設了一抬席酒爲師長洗塵，並且請了我們去作陪。席間，我那位換帖的弟兄楊老再，有意要把我作弄，因爲老再對於我的包養妓女的行爲，十分不贊成，他曾力勸我而我却是情令智昏。他又曾勸我如果必定捨不得，便索性把她討了進來，不要這這包養着於自己的名譽地位都有關。他這些一片好意，都完完全全給我拒絕了。他知道我除非是師長知道這事而加以勸說之外，便沒有辦法了，所以他在這天便設法把我灌醉，使我於醉後得被師長知道我的種種，而她却得從中委婉進言。我在沒有防備之中，當然要中了她的計策。更何況楊又還聯絡了一位素以酒仙自命的姜處長來和我鬥飲呢。

醉後，我簡直知覺全失，由車夫把我拉到公館來。秋痕和杏花見我醉到這種樣子，都手忙腳亂的打手巾，做醒酒湯，一會，我開始發酒性了，迫着她們放我到師部去，鬧得個天翻地覆。這時恰好師長有個很重要的公事要我親手去辦理，到處都沒有找到我，因爲知道楊老再和我是個頂有關係的朋友，所以便把楊叫去。

『你可知道祕書長上那兒去了？』楊進去後，師長便

這樣的問他。

『喝醉了回公館去了吧。』楊笑笑的答案。

『他的太太來了麼？』

『不是吧；不過聽說倒有臨時的太太呢！——我倒沒有去過。』楊故意半吞半吐的說。

這事情便給師長明白了三分，他於是，便去向勤務兵追問。

晚上，我照例的到師長那裏打個轉，他看見我來了，便笑着對我說：

『祕書長；太太來了麼？』

『沒有的事。』我臉孔馬上紅了起來。

『聽說有兩位太太呀！』

『……』我簡直一句都回答不出來了，只很不好意思地言着。

『這只能逢場作戲的啣！』他仍舊是笑笑的說。但我這時，却已十分的羞慚了，坐不到一會，便設法溜了出來。

——算了吧，叫他們走吧！我走了出來，便自決地想着。

——但是，我却怎樣叫她走呢？這問題的確是並不簡

單，我當然不能不去請教梁參議和王處長了。

六

這晚上我是特別的早回公館來，爲的要使我的計劃的成功。

一會梁參議來了，他來了之後，便先對杏花說：

『你們真運氣，你們可又有辦法回到P州一塊住了。』

』

『怎麼？』我故意裝出很驚愕的樣子。

『我們的部隊奉令開到P州去駐防呢。』

『誰講的？怎麼我不知道？』

『這是證據，你看。』他說着拿出了一封電報給我。

——…… P州原駐×軍××師，已令移駐溫陽蒙城，
有所P州防務，着由該師負責。限文到三日內全數開P接
防……——

『這電報是幾時到的？』

『剛才到的，是師長交下給我通報，我先拿來給你看。』

『那好了，我們在L邑也實在住得悶死了。』

我們這樣的一問一答，無論如何可以瞞到她們相信，

更何況她明明白白的還看見了電報？在她們當然是想不到我們會假了電報來騙她們，而且她們也確實相信到我是決不會騙人的人。

『兄弟：回到P州後，你對於妹子又怎樣呢？』秋痕在聽到這消息有點實在的時候，迫出了她這樣的發問。

『這有什麼難？我們一道兒到那裏後，另找公館來住就是了。』

『哼！你想她們跟着—道出發麼？我看不如乘此時各軍官的家眷還不大知道這消息，先行雇便幾輛車，叫一個老當些的勤務兵同她們先去，順便就找好公館來。要曉得L邑的車子究有多少？我們本部軍官的家眷又有多少？到那時恐怕不大容易找到車子，難道還可以叫她們走路？她們又不會騎馬，就和你一道走也不大妥當，因為你是一定要跟着師長走，而且P州的房子也不見得好找，難道又還去住旅館麼？』梁忝議說了一大篇話之後，大家都覺得十分有道理，便不能不決定她們先走的計劃了。

一會，王處長又跟着來了。他一進來，便對我說；

『祕書長，我們走吧，師長請我們說話。』

『大概就是講這些話了。』我微笑着對梁說。

『講什麼？你們曉得？』王問。

『移防P州。』於是又談了幾句之後，便吩咐勤務兵馬上去雇車子，一面叫她們收拾東西，準備叫她們一最先走，自己便和梁王一同出來。

『她們是中了計了。』走了出來，王便哈哈大笑說

『說輕點，不要給她們聽見了。』我急忙的制止着他

『現在到我那裏看四圈牌再說，你今晚得要晚些回去，回頭好騙她在師部開會來。』梁提議着。

『唉！良心上又有點過不去了！』我不禁又有點依戀之心。

『講什麼良心？對她們？你真是！』王帶着教訓的口氣。

於有，在梁那裏一直玩到十二點多鐘才回來。回到公館來，杏花和秋痕都還沒有睡覺，她們的東西也已收拾清楚了。她們都抱一團高興，滿以為不久便可重在P州共住，更得將她的架子和場面，誇耀於舊日的姊妹行間。而我却心裏懷着老大的不忍，覺得她們的理想，不久便發現成為夢境，那時將予她們以過度的難堪；而且，她們被我騙了之後，我固然不便再去重尋舊好，而她們對我，也當然

失去了過去的情感反而加以咀咒，我以為們便這樣無情的永遠別了，實在是有點傷心。

夜來，我們比平時似覺更加恩愛起來。這原因，在我以為從此永別，益增憐愛之心；而在她，則於興高烈彩之餘，倍覺我們的當中，確有了與人不同的情誼。但在我，却於另一方面還感到不能和秋痕於永別之前，更作一度最派的恩愛，確是一種無限的憾事，致令秋痕永久幻滅不了到P州以後尚有親熱的機會的理想。

第二天，天色還在迷濛中，她們便已起了程。在她們叮嚀於三天後早些到P州來見面的臨別握手之語中，我的確是心裏一陣酸楚，幾乎滴出一點眼淚來。我只得忍着淒然的肚腸，勉強含笑的看着勤務兵送着她們的車輛，馳去，馳去。

二十一年，五，十五，在牙痛中。

血 痕

侯 汝 華

——一個Sketch

—

一九三一年的雙十節晚上。

因為是國難期間，不能再像以前的熱鬧和喧囂。財政廳的門首，只疏落地掛着黨國旗和燈籠而已。雖然馬路上的行人，似乎比平素多了一倍，可是，那陰鬱和不安的氣象，竟成反比例地更加的濃重起來。

已經是十一點前後了。

在永漢路上。

大世界的門前，擠擁着一大簇的人頭，像蜂巢給人破壞着而縈繞於蜂巢週遭的蜂子一般，凌亂地，憤怒地，作出種不調和的音的交響。

在麝什的音響中，有幾張長方形的白洋布，寫着抗日救國宣傳隊的字樣，高掛在高高的竹竿上，在人頭的上空，忽而移動在這裏，忽而移動在那邊。

大世界的店門的鐵柵閉上了。裏面的電燈也熄滅淨靜，雖然旁側的店舖也多已上了門，可是裏面的電燈却輝耀着，只有那兒是黑暗得像烏鴉的翅膀一般的可怕。

事實告訴我們，在那個所在，是發生了嚴重的變動了。

二

完全是浮動的影，完全是浮動的叫囂，完全是憤恨的圓而又大的眼，完全是粗暴而有力的拳頭，完全是張着血紅的嘴。

一種氣壓，鎮壓得太厲害了，力便很迅速地表現出來。果斷而勇敢的行動便開始了。

——殺絕賣國賊×××！

——殺絕破壞杯葛主義的奸商！

——凡是有血氣的都站在這邊來！

——殺……

雷轟，電閃，黑的雲龐大地在半空飛走着，暴風雨的序幕完了。

大衆的眼都注意在大世界的鐵柵上，大衆的生命都想發動在大世界的鐵柵上。

一個野人似的，有洪大的聲音和有洪大的力量的，不是領袖，然而却得了大衆的要求和需要，而站在鐵柵的中間，警告大衆了。

——同志，採取集團的行動，不要自私，不要有一點的違法，把大世界的一切貨物都搬到馬路上來！

於是，鐵柵邊馬上便有一大隊人蜂擁前去。接着是毀壞鐵柵的聲音。

力量，掘地機的力量，起重機的力量，很快捷地，一隊人擁進了店門，從貨架上，從樓上，拋下一捆捆的羊毛絨，線，襪衣，洋毛衣……

每一捆的拋下，便有一陣的漲潮的歡呼，每一捆的拋下，便有一陣的舒寫憤恨的大叫。

在一捆捆的積堆上，在一陣陣的歡呼和大叫中，火燃燒起來了。

就是在這個時候，幾個武裝的Lun跑來了。帶着維持治安的莊重的手令，聲稱鎮壓這突然的騷擾。

又是一陣憤怒，又是圓而大的眼，又是血紅的嘴，又是粗大的拳頭。

那些Lun終於悶立在那裏，苦視着這無法維持和鎮壓的騷動。

人是愈來愈多了。從惠愛路，從文明路，從惠福路，從長堤，從所有的大馬路，從所有的橫街，凡一切所能通到這塊地方的，都有人憤怒地來，有力地來，加入這個騷動的集體。

大世界空了，止膽下一個醜陋的姿態了。惟有殘灰餘燼裏還冒着幾絲幾縷的火烟。又是一個人，板着古銅色的臉，噴涎沫地向大眾提出有計劃的步驟。

齊到永漢分局去質問，並派代表前往偵查，究竟有無被擄的民衆。

三

永漢分局的門坪，四條馬路相交的大空地上，大眾又叫囂到那裏了。

推出了五個代表。

憤怒地大步地入了分局門內的甬道。

從空地上望去，裏面的樓梯上，上了人，又有人下，似乎是很急促地在佈擺什麼似地；天知道，假如到了某一個時間，空地上的叫囂若仍舊地拖延着時，不幸便會來臨了。

約莫是經過十分鐘。

代表出來了。

在分局的門首，口頭宣佈他們交涉的經過。

然而，大眾是不能滿意的。

叫囂是格外地加重起來。在亂什什的人羣中，亂什什的憤怒的字句，從口涎沫上，飛到空中，到這裏來，又到那邊去。

——殺絕賣國賊！

——同志……

沒有辦法，代表又縮回裏面去，把一張大的紙，寫上大的字：

「局內確無被拘的民衆！」

然而，大眾仍然是不能滿意的。

於是，暴悖而無法律的約束的，不負責任的行動開始了。

扯下了分局門首的簷棚，又把一顆顆石子，有力地飛躍到裏面去。

鐵的聲音，玻璃碎了的聲音，瓦的毀壞的聲音，呼喊的聲音，和牛的聲音一般的，和雁鳴的聲音一般的，複什地響起來了。

大家是興奮的。

「砰……」

裏面的槍口對準外面的大眾呼起來了。

敗兵的潰退！

大眾都張皇地縮，逃，躲。

Lun 追人，放槍，直到天字碼頭，直到惠福路口，直到……。

熱鬧的騷動僅得了一個冷冰冰的收場。

死的是誰？

死的有多少？

天知道。

一條條不是人的屍首，都被貨車，在星夜的戒嚴和警備中滅了跡。

註：Lun 即狗，指巡警

一九三三，七，四，午，北園。

浪 費 掉 的 修 金

柴霍夫作 盛煥明譯

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懂外國語這是最不方便的事情。伏羅妥夫得到學位開始一件研究工作時，他也深深地感覺到了。

『這是可慮的事情，』他呼吸艱難地說着。（雖然他只有二十六歲年紀，但他已經又胖又重，挨受呼吸短促的苦痛了。）

『這是可慮的事情！沒有外國語我好像是隻沒有翅膀的鳥。我應該拋棄掉目前的工作。』

他決心不計代價地來壓制自己生來的怠惰：學習法文和德文，於是他開始尋求教師了。

一個冬天的中午，當伏羅妥夫在書室裏工作時，僕人

來告：有一個年輕的姑娘來訪他。

伏羅妥夫說：『請她進來。』

一個穿着極華麗時髦衣裳的女郎近來了。她給自己介紹：她是教法文的愛麗絲，娥西波芙娜。安瑰達。並且告訴伏羅妥夫，她是承他的一個朋友介紹來的。

伏羅妥夫呼吸艱難地將手諉放在寢衣的領子上說：『好極了！請坐。』（爲便利呼吸起見，他做事情的時候，常穿着寢衣代替硬直的常服。）『是不是普沙崎介紹你來的呢？不錯！不錯！……這件事情我曾託過他……好極了！』

當他與安瑰達小姐攀談時，他用着踟躕而好奇的眼光瞅着她：她是個典型的法國姑娘，很美麗：並且還年輕得很。瞧她那蒼白而憔悴的臉，鬆曲的短髮，異乎常人的細腰，她大概是十八歲。但瞧了她那寬闊的雙肩，背部優美的曲線，和一對尖銳的眼之後，伏羅妥夫覺得她最少是在二十歲以上，甚至於已經二十五歲。不過看上去她總還是不過十八歲。她的臉冷酷得好像一個討債的大腹賈似的，蹙着眉，沒有一絲的笑容。當她聽見並不是請她教小孩子；是教一個成人的大個子時，她的臉上現出了一種猶豫的顏色。

伏羅妥夫說：『愛麗絲小姐，就這樣吧，我們規定每晚七點到八爲授課時間。至於西州報方面——一盧布一點鐘——我也不願大家吃虧，總而言之算一個盧布……』

他碎瑣地問着她是不是想飲茶或是要喝咖啡，接着又談到天氣好，他輕微地撫摸着粗宜的檯毯，現出一種自然的笑，用着友誼的聲音問到她是什麼人家出身，在那裏讀過書，做什麼事情的。

愛麗絲用着一種做生意人的冷酷表情回答着：她是個私立學校的畢業生，並且領到做私立學校教師的證書。她的父親不久之前生猩紅熱逝世了，她的母親以做紙花爲業。她自己上半年在私立學校中擔任鐘點，下午天忙碌地做大公館中的私人教師。

她去了。房中留散着女性衣裳清淡底芬芳。過了很長的時間，伏羅妥夫不能定心於工作。他只是撲在字子檯上，撫摸着粗宜的檯毯，陷入了沉思。

他想：『看一個女子自食其力，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在另一方面；這也是最掃興的事情。金錢竟不能寬恕愛麗絲這樣漂亮的少女，而也要她爲生存而競爭，這是多麼可歎的事！』

以往他從沒見過貞潔的法國女人，他覺得這穿着華麗

衣裳，雙肩豐滿，腰身奇細的年輕姑娘，大概是有着和教法文一樣好的別種職業。

第二天晚上七點差五分的時候，安魂脫小姐來了。她的臉兒給風霜染得豔紅。她把帶來的一本法文初步 Margot 開了書就講：

『法文有二十六個字母，第一讀A 第二個……』

『對不起！』伏羅妥夫襲斷了她的聲音：『小姐，我預先同你說一聲，請你爲我稍微更變點教授方法，你知道我是通熟俄文希臘文，拉丁文的……我研究過比較語言學，我想我們可以取消 Margot，改讀點作家的文章吧。』

他告訴法國姑娘，一個成人底人應該如何學習外國語。

他說：『我的一個朋友，他打算學外國語，他面前擺着法文，德文，和拉丁的福音，然後輪流地讀着，把每個字義分析得很清楚，你相信嗎，不到一年他已經達到目的了。我們也用他這個法子吧，選擇幾個作家的文章讀讀看。』

法國姑娘惘然地瞧着他，顯然他的這個建議；在她是感到魯莽而可笑。假使這要求是出乎一個小孩子的話，那末她一定要發怒地責備他了。但是；說這話的是個成人的

大個子，她只得驚異地聳聳雙肩，很勉強地同意着說：

『隨你愛好。』

伏羅妥夫翻翻書架，拿出一本鬆了角的法文書。

『這本怎麼樣？』

『統統都一樣。』她說。

『我們就開始……就從這篇「迴憶」讀起吧。』

『「回想」』安瑰達小姐解釋着。

他現出一層自然的笑，呼吸艱難地用着一刻鐘的時間反復地唸着「Memoires」（迴憶）和「De」二個字。這，使得這個年輕的小姐感到厭倦，她懶快地答着他的問語，幾乎給他困惱了。她不知道她的學生究竟怎麼會這樣的，她也不企圖他能夠了解她所教的，伏羅妥夫一面問，一面瞧着她的秀髮想：

「她的頭髮是不是天生就鬢曲的呢？大概是她自己燙彎的，這真是神祕的事情！她一天忙到晚，還有時間燙頭髮。」

八點鐘響了，她站起來冷淡而乾燥的說了聲「再會，先生。」（Au Revoir Monsieur，）走出了書房，她留散下一種柔和，優美，惑亂人心的香氣。過了很多時候，她的學生還是撲在書桌上沉思着。

幾天之後，他覺得他的先生雖是個豔麗，良善，有禮貌的年輕姑娘，但是教授法實在太糟了，做一個「成人」人的教師；在能力上是還不可夠的。他決意不自耗掉自己的光陰，而辭謝了她，另請別的先生。當她第七次來時，他從袋中取出一個放着七個盧布的信封，捏在手裏，慌張地說：

「愛麗絲小姐，請你原諒我，我不得已的告訴你……我是因為迫切需要的緣故……」

法國姑娘看見這個信封，她揣測到是什麼意思了，從教書直到現在，她第一次變了臉色，那商人化的冷酷表情消失了。她的臉兒微紅，垂下眼的矚怯懦地玩弄着她那細細的金鍊條，伏羅妥夫跼踖地瞧着她，心中想：「一個盧布在她眼裏是看得多大，當她少了一票收入時；是該多末的傷心。」

他囁嚅地說：「我不得已的告訴你，請你千萬原諒。」他迅速地將信封塞回袋子裏，發出低低的顫聲說下去：「對不起，我要離開你十分鐘。」

他假意地把自己掩飾，表示自己並未有過辭謝她的意思，不過是請求她允許作一短時間的告退而已。伏羅妥夫走到另一間房裏去，在那邊坐了十分鐘。然而當她回來時

，反是倍覺愧惶啦，他覺得她一定已經瞧破了自己的用意，因為這緣故；他失措起來。

功課又開始繼續下去。伏羅妥夫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因為他不能從這上面得到一點收穫。任着法國姑娘的高興，隨她教着，不問，也不插嘴。一點鐘教了幾十頁，他也置之漠然，除掉艱難地喘氣之外，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注視着她那水波紋式的秀髮，柔黃的白手，或是嗅着她衣裳底芬馨。

他仍然抱定那種不釋然的念頭，感到羞愧，意或動了憐惜的心。但當她用着冷酷的商人臉孔，師長自尊的態度，觸到她身子時的惶惶神態時，他禁不住像受創傷樣的惹動了怒火！他懷着猶疑的心，總想暗示她：她自己的教授法是多末的糟糕！

一天，安魂脫小姐穿着一件漂亮的桃色衣裳來上課了。是一襲露肩的薄衣裳，圍繞着這樣的一種芬馨：像是她將要捲入雲中，假使風兒碰到她，就要飄上太空，化作縷縷，氳氳似的。她抱歉地說：她今天只能上半小時的課，因為她要趕赴一個跳舞會。

伏羅妥夫注視着她那無遮蔽的雙肩，自思了：他知道法國人是有輕浮的令聞，因為是很容易上鉤的緣故。他給

那芬芳的氣息，美麗，無遮蔽，勾引住了。在她是全不知覺他有這種思緒只是迅速地又翻了一頁，用着高速度教下去：

「他在街上走着，碰到一個朋友，他說：你急急忙忙地向那兒去哪？瞧？瞧你的臉兒這樣的蒼白，我真給你悲傷！」

「迴憶」這篇早已教完，愛麗絲又改翻譯另外的一本了。一天，她來得特別的早，抱歉地說：她七點鐘想到「小小戲院」去看戲，教完書走了之後，伏羅妥夫穿上衣服，獨自的向戲院走去。在路上，他自解着：他純是爲着換換空氣散散心爲目的，並不是爲着愛麗絲去的，他不能默認一個莊重的人，準備着一種偉大的工作，而生性又是如此的怠惰：竟拋開她的工作，爲着個有一點兒熟識的；既不聰明而又無學問的姑娘趕到戲院子裏去。

因爲幾個原因，他的心是忐忑着。在躊躇中，弄得不明白自己是究竟爲什麼來的，在走廊和休息室中，他猶如個孩子很不耐煩地尋一個人似的，等到躊躇是過去了時；他又變成沮喪了。當他看見一襲熟悉的桃色衣裳，玲瓏的雙肩時，他的心顫抖了！好像預享受到快樂樣的；他愉快地笑着。同時他經驗到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嫉妬滋味。

愛麗絲同着二個不漂亮的學生，和一個公務員，走近來了。她笑着，高聲縱談，流露出獻媚的態度，伏羅妥夫從沒看見她這種得意過，她顯然是快樂，撫慰，溫柔，親誠。

爲什麼呢？怎麼一回事哪？或者這些是她的同道中人吧，伏羅妥夫感覺到自己和他是有着一種很可怕的隔核。他對着他的先生行了個禮，而她只冷淡地點點頭很快的走過去了。她似乎不屑給她的友人知道，這是她的學生，而她是爲賺幾個錢而教書的。

戲散之後，伏羅妥夫他覺得自己戀愛了……從此以後，他對着自己的端麗先生飽餐秀色，目不瞬視，姿肆着他純潔的不純潔的想像。安瑰達小姐的臉老是冷冷的，每天一敲過八點，她就冷淡地說一聲：「再會，先生。」他覺得她是一點都沒有留意到自己；永也不注意到自己似的。於是他陷入了失望中了。

有時；在上課中，他幻想着，憧憬着，計劃着，打着進行戀愛計劃的腹移。他記得，法國如是很熱情的，容易勾引到手的，但一瞥見他先生的臉時；他的意志猶如燭火給側廊刮過來的風似的幻滅了！一次，他像昏亂了樣地忘了形，他再也不能壓制自己，當她教完書後，伏羅妥夫開

住她的去路，喘着氣，吶吶地開始她決定底戀愛計劃：

『你是愛我的……我也愛你……允許我講幾句話吧。』

愛麗絲的臉色蒼白——猶如遇到了不幸的事情似的，假使她答應伏羅妥夫說下去時，那末以後她不好意思再來賺一點鐘一盧布代價了。她的眸子發出惶惶的光彩，用着沉重的底語說：

『呀！你不要這樣，不要說這些，我懇求你！不要說這些！』

伏羅妥夫因之整夜不能入睡；他又羞又惱；他譴責着自己，興奮地亂想。好像他已是侮辱了這姑娘，使他不能再來了。

在早上，他決意從通訊櫃上打聽她的通訊地址，寫了封抱歉的信給她。愛麗絲並不回信地來了。在初她是很不安心，她翻開書，開始又和平時似的迅速地教下去：

「啊！年青的先生不要攀折我這花園裏的花吧，我要送給我那害病的女兒的……」

她仍是按日前來上課，一共已經教完了四本書，但伏羅妥夫除掉「Memoires」一個字外，不能在多認得一個法文。有人問他文學上的收穫如何時；他不回答，只是搖搖她的手把談話轉到天氣上去。

（廢歷的歲暮：雪光中。）

馬拉爾美的詩

詩 葩

——讀書札記

一

……………啊鏡子！

爲煩悶而冷的水在你冰凍的木框上，我幾次在那裏
整日去夢想，同時我尋，那如你冰竅下的死葉般的
記憶。

我於你不過如遠處的暗影。

但是，可怕！黑夜在你嚴厲的流泉裏，我有散亂的
夢魂知道那裸露！

從馬拉爾美Stephane Mallarme'的詩，Herodiade中

之一節，我們用銳敏的神經去接受牠的神經的感動力，我們便可以把馬拉爾美的詩的生命，從彷彿虛空無物的朦朧晦暗之中，很明確地把握着。

如其他的詩的生命，是躲藏在深夜的曠野中，則他的這首詩是一條狹隘的道路，牠可以給我們的眼以認識，把我們帶到我們所需要的地方去。

自然，這條道路是狹隘的，而有時又完全像一塊魔鬼的境地；因為他嚴密地固守着象徵主義的教義，和建造了神祕的聖壇，把現實世界上的一切事象，都妥貼的藏匿着，而只容自己用一種怪異的方法去探討，思索，結果，是自己躲入深深的帷幕裏去了，不容易去把他貼示出來。不過，一個偉大的東西，到底是絕對不會給人家忽略了去的。

而在一八八四年，同時代的自然派健將，小說家黑易士曼 J.K. Hurgsmaus' 便在他的所作「相反」A Rebours 書中，用奇詭的神異的論才，把馬拉爾美的聲名，從無人過問的冷僻的市街，提拔到熱鬧而榮華的廣場上來了。

二

浪漫主義，當他最風靡的時候，牠的藝術的形式，

太過於帶類型性，不足以配置蓬蓬勃勃的新精神，環境也很平板而慣常的，差不多不能夠容納那種具有清新的美感的新藝術的神敏的感受性。所以那時年青的浪漫主義者，所最引為痛苦的，便是怎樣來使那些枯萎了的官能，添上潑刺高揚的生氣，怎樣來使那些隨着日常生活化為陳腐的環境，注入新的味道，怎樣打破慣常的門戶，使生命看見新的黃金色的太陽，等等問題。他們為這個緣故，找出一種手段，利用「時間的距離」和「空間的轉置」，去把「環境的新設，自然和奇趣的感情」，拿來和一般沒有生命的卑鄙庸俗對抗。其次，他們為要使純粹的感情不受現實的塵垢的沾染，特用「回憶的詩趣」，喚起藝術的想像作用，把想像在空間轉置着，把事件放進未來的世界裏去，或者想用「奇趣的對照」去集中注意。他們像這樣，發明了許許的手段。

法國的美學家兼社會批評家姜。麻利。舉育所著「從社會學上觀藝術」的書中的話。日本的春山行夫在「近代象徵詩的源流」一文中，引來說明：「凡一切新新精神想驅逐既成藝術，發明新的生活的時候，都會自然經由這條

路走過的。」

所以一八六六年，巴黎勒邁爾書店發行的一本時人詩選「現代的巴爾納司Parnasse Contemporain。內涵的詩人勒苛特Leconte De Lisle，魏爾倫P. Verlaine，曼代士C. mendes'等，馬拉爾美，也是其中之一人，他們都是表同情於曼代士的「對於詩歌上凌亂情形的憤恨」La haine, du debraille' poe'tique。因此，在以後便漸漸的由熱情的主觀主義遷移到嚴冷的客氣主義來了。而象徵主義的旗幟便很快的高張了起來。

馬拉爾美曾經說過：「澈底說來，我以為現代為那種絕無能力參與時代的詩人，是沒有領袖的，因為現代的青黃不接的現象和預備中的動搖，實在太多了，除了帶着神祕的意味，為將來或為永久而工作，並且偶爾對於那些活着的人，寄送牠自己的名片，去避免他們因表示存在對牠而施的攻擊以外。」他便循依着這話而寫下了他的不朽的詩篇：「山神的下午」Après-midi d'unfaune（一八七六）詩稿集（一八八七）詩篇集Pages（一八九一）詩句與散文集Uersaet Prose（一八九三）和彷徨集Divagation等。

李青崖先生在「現代法國文學的鳥瞰」裏，談到馬拉爾美的時候，曾經論到他的目的：「馬拉爾美的目的，是在

組織一派純粹的詩，這詩就是要避免種種低劣的感情，而易於喚起美學上的獨有快樂。所以他的詩都完全是向着冷淡的和抽象的路上走，進步完全是在發明一些新法去澄清詩的意味，使牠和心外的生活脫離。第一步，他就向字眼攻擊，並且期望世人能夠創造一些祇含詩意的字眼。因此，他便在使用一些罕見的淵博的和陳古的字眼上注意、或者對於古今意義兩歧的字眼祇從古訓，甚或且從曲解。他以為字眼和錢幣是可以比較的，兌換一下並無變更，不過從個人看來，比喻上各有獨具的價值吧了。關於句逗標點，他完全以自己思想和情感所選擇的休息為標準，文規和邏輯均所不顧；即如字眼的綴法，他也不注意文規和邏輯，祇注意每行詩的均一，而不在每一語句，所以他省略人稱代名詞，動詞，前詞和副詞，變更形容詞的意義。他的宗旨就是新穎而柔輓的圖案，由字眼組合的調和，是應該仗着思想和慾望使之接近。……並且發明許多奇異智巧，遙遠和極其豐富的比喻，因為他善於顯出種種感覺的印象，同時又將那些印像連絡起來。」

曼代士也批評他的詩說：「他的詩是如此其顯明地朦朧，那裏的意境，是美麗的語言之印象，同時莊嚴而空泛。如果我真明白了他所常說的意思，我可斷言他是能用人

所不能預知的意思的，無無聊的語言，甚至有反常的字句，他有其特殊的色彩，及聲調，或片刻間不能申說的想像，他是用以記取或預言不可記憶的感情，抑未來的情操的。」

微詞華給他下了藝術的界說：「……對於每一行詩，他極力附麗許多層次重疊的意義。他承認每一行詩，應當同時一個描寫上的比喻，一個思想的宣言，一個情感的表現和一個哲學上的象徵；並且還應當是一種音律，也應當是那一篇詩整個音律的一段；每一行詩帶着這件事，服從那最嚴格的詩音學La prosodie 的規律，如同一個完好的心靈，受了藝術上的變容似的。」

春山行夫更說：「馬拉爾美是想把波德雷耳的官能刺激的不健全性，艾除了去，另用一種象徵的手法，去努力顯現靈魂本身的未來世界，希圖得着他的純粹和高翔，使卜歐Edgar Poe的詩素(註)從新再生。」

註：卜歐的詩素是想把當時的詩，從舊來的心理，從舊時冗長的敘事詩，從抒情詩的生理的沈滯，喚醒起來，把牠從新放在靈魂高翔，富有以太波動的詩素的地方去，換句話說，就是想把詩素行自己的純粹飛躍。

即如馬拉爾美自己的話，也正好作他自己的詩的絕好註脚。

他說：「詩中自有謎。」

又說「明白的指出來，明白的說出來，這是什麼，這是什麼，會滅殺詩興的四分之三的。」

因此，難怪世人之謂他的詩為晦晦難懂和字句奇特了。

三

馬拉爾美，一八四二年三月十八日生於巴黎法京。在 Sens 中學讀到二十歲時，便到英國學英文去了。大概是三十歲前後，升任 Tournon, Besançon, Avignon 等大學教授英文。約二十歲時已遍處投稿。對於卜歐和惠司忒拉的著作有許多精確高尚之譯文。一八九六年國人推他為詩界之王子。一八九八年死於賽納河旁邊之 Valoios 屋中。

茲抄錄李金髮先生之譯詩一首，題名為「窗子」的，附在這裏。此詩原作編在作者自編的「詩句和散文集」裏，李譯刊載於一九二九年的新文藝月刊。

淒涼的醫院之疲乏，

有害劣之香烟以平庸的臆廉之白色，
上升向空壁的煩惱之十字架間，
陰險的將死者撐着他的死骨，

他去而復來，甯說他想溫暖腐臭之軀，
不是想看曬在石上的日光，
灰白的毛及瘦軀的骨，
陳現在麗日欲曬黑她的窗上，

至於發熱和如青天之饕餮的口，
這些年輕的，她正呼吸其寶藏，
往昔及處女的皮膚，
在無溫的金玻璃上攝了一很的親喙，

醉了，他笑着，忘記那「聖油」的恐怖，
湯藥，鐘樓，及科罰的床，
咳嗽；當斜陽濺血在屋瓦當中，
他的眼睛凝視充滿着光輝的天涯，

看見那古式的金色戰船如白鵝般美麗，

在紫黛的河干，及深睡着的芳香裏；
極無聊而帶着記憶地，
搖曳在黃色之光及美妙的外影中，

如此厭倦了人及那顛沛於幸福中的靈魂，
那裏僅有他的胃口去狂吃，
且因執地去尋這些稱物，
以供婦人們去乳養其孩子，

我逃遁，我懸掛到所有之十字架上去，
那裏人是否認生命而佑福着，
在他們以永遠之露洗滌着的瓶裏，
還有無限界之貞潔的清晨使其鍍金。

我凝視，以是我看見天使！我死，我想，
——無論窗兒是藝術抑神祕，——
再生於滿着美麗的往昔之天堂，
雖然我的夢帶着王冠。

但是，噫呀！世界終是主人。

與他穩密了就有時使我直灰心到，
這個穩當之場所，他「愚昧」的齟齬之嘔吐。
使我對青天掩鼻。

是一個方法麼，何嘗過辛酸的我，
若把這水晶爲可怖的污辱而沈沒了，
及我以無羽之兩翼飛逃，
——冒險地任其墜向永遠？

一九三三，七，八，於北園故居。

介 紹 戀 的 峯

劉 心 著

廣 東 盼 屋 出 版

作者是南方頗爲活躍的一個。他以年輕的無邪的心眼，去觀瀾人世之糾紛，於心理的刻劃，獲得頗大的成功。由他那微帶悍潑之筆，所紀錄下來的糾紛與他心理的體認，是極爲讀者所歡迎的作品。本書便是好例。書中是一個美麗的動人的故事，述一個男子如何在一對姊妹間進行戀愛，又如何從姊姊那裏轉到妹妹那裏而姊姊與妹妹又如何的攻守的一回事。節節扣緊，處處熱辣，該書由廣東盼屋出版，不日將運京出售。

葦 底 死

——丁伯騷——

—

陰淒淒的天，沒有太陽，但也沒落雨。

矮胖的郵差，喘着，帶來一封信。拆開，多潦草，只幾個字：「病了，我。希望你能來看我，朋友；但是、無須是出於勉強的。」末尾署名是——葦。其實，熟悉的筆跡，我早知道是他。但，莫慌，緊接着「葦」字下面的幾個字却不能忽略掉：「……於東方醫院二十八號病室」。

——怎麼會病啦？

抓着信，我獨自地說，但，笑話，等待誰底回答呢？那末，最好即刻去看他吧。米色的粗布長衫套上了。

二

後面有仇人在追嗎？走得這樣快。在我前面走的，一個個讓我超前了，丟下了，超前了，丟下了。

——有神經病吧，這個人。

途中，有人這麼指着我在議論吧。但，管他！

門額上嵌着「東方醫院」的高聳的建築屋站在面前了。在灰白的天空裏，招揚着蚯蚓似的紅旗兒。

跨進寬闊的大門：一片綠蔭的顏色塗上了眼睛；一陣馥郁的香氣塞住了鼻腔。好場所，是養病的地方，尤其，適合一個肺癆病患者，如果不去廬山，不去…………的話。

——也許，葦就是肺病吧？

這種想法不是沒有理由啦：一個在這時代的氣氛裏沒有勇氣替自己找條出路的青年人，苦悶，徬徨的結果，總是祇好朝向頹廢，浪漫，墮落的路走啦；而這樣在失常態的生活中生活下去的，最先，多數，總是肺病來侵。（生理上的原因，請醫生替你解答吧，好不好？）

別的病會不會？我沒來及想，因為，我已經走到一間病房前來了。

十號……二十，沒有，沒有二十八號啊！

——樓上還有房間吧？

於是我跨上了一座乳白色的石樓梯。我走得非常從容，大方，爲着怕有人會懷疑：「這穿着這麼Poor的傢伙跑到這裏來？有病嗎？」

不配有病嗎？不過，我實在很健康哩。謝謝他，假使真有人這樣關心我的話。

三

剝！剝！剝！

輕輕地，我灣着指頭敲在二十八號白潔的門板上。

門緩緩地拉開了小半，一張端莊而美麗的臉送了出來，是看護婦，低低的聲音向我說：

——找葦先生嗎？貴姓？葦先生剛瞌眼睡了。

——睡了？！

我忘記回答她剛才問的。

——是耿嗎？沒有睡着哩，請進來！

裏面發出來葦的聲音。

我跨進去了。那張端莊而美麗的臉跨出去了。推上門，小步地走到病床邊，在一張蒙着白罩衣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來。

——患了……哦，哪種病？

悽然的笑先回答了我，接着：

——我沒有選擇我應走的前路，我迷了途，我走了無可挽回的錯誤的道路，所以，我應該得這樣的結果！

茫然的霧蒙着我，蒙着我。想說話，可是叫我說甚麼，怎樣說呢，只有瞪着眼望着仰臥在枕上的烏嘴唇。

——耿！

像半夜裏熟睡中遭到響動地吃了一驚，他這一聲突如其來的喚聲。他翻動身子，明顯地他是費了很大的氣力。

——耿！我多可恥！一個可恥的敗類啊！

咬着牙，他像在罵詈一個別的人。

——我患的是——性病啊！性病！相信，耿！

——唔……這個……

說什麼啊？我自己也聽不懂。

——生命——我這醜惡東西的生命，不遠就要結束，據說，「毒攻心」，無救了！但，我一毫不憐惜自己！一個沒有勇氣向這畸形的社會進攻而反而一任它來腐潰自己的青年，應該，應該讓滅亡的鞭子打在他底身上，惡毒地！

四

一星期之後，又向醫院裏去看葦。這是這一星期來的第三次。

但是，二十八號裏的床空着，房空着。

直覺地感到了什麼似把他打了個冷戰。

——葦先生……？

遇到了那張端莊的美麗的臉，我動問她。可是沒等我話了結，她已知道意思似地：

——死了，昨天夜裏。

飄然地走開了。

下意識地，掉頭向二十八號裏望望，空空的！

我腦袋裏，沒有感覺，不會思想，也空空的！

寫於「橄欖」七月號接到的七月七日雷雨交作的下午。

線 路

第 三 十 一 期
半 月 刊

▲論 著

- 新中國國民黨的檢討……………何迺黃
- 論農村事業……………陳高備
- 國貨救國的理論與實際……………邵鏡人
- 經濟恐慌與首都工商業之救濟……………蒙 智
- 宋子文氏在經濟會議席上演說詞之分析……………李滌躬
- 英國外國貨貿易的勃興……………金福申譯

▲社 會 情 報

- 1. 閻錫山組法西斯黨
- 2. 鄒韜奮左舜生退出民權保障同盟
- 3. 馮玉祥身跨五黨
- 4. 共產黨難爲了婦女們
- 5. 孫傳芳吳佩孚近况
- 6. 赤區肉票收入激增

▲短 評

- 一、羅隆基的妙論(雲)……………二、收復失地(靜仁)
- ……………三、「唯勤勞能致富」?(雲)……………四、聖人和基督(鼎鼎)

■本社招考幹事紀一則 啓事兩則

編主社本

號四一四路平太京南：址社

倍加外國 角八年全 角四年半 分五册每：目價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地各

用通足十票郵：訂預

詩 二 首
何 德 明

A Lament

這日子過得多苦，
陰的天掉下雨；
心給孤寂佔住，
靈魂變成了破布。

笑花消失根根烟，
淒涼侵入眉間；
血球化作冰塊，

生命那天再溫暖？

我底心和我

——譯美國 Hilda Conkling詩——

我們是朋友，
我底心和我，……
雖有時我們不相瞭解，
像一片雲遮蔽了太陽，
或似池潭給樹兒隱遮，
忘記了有一個青天。

熱鬧的T城

周樂山

——迴憶之一——

民國十五年五月，我離廣州往T城去，那時候大本營已移駐T城了。

我到T城的時候，我的朋友雲鵬已先我半個月到T城了，我快到T城的頭一天，打了一個電報給他，叫他到車站來接我，那天下午，他果然如約的來車站接，火車駛進月台時，就看見雲鵬站在月台上，前後簇擁着幾個衛士和三五個女青年。我心裏想，這大概都是同志呵？心裏暗暗地叫一聲：『雲鵬，你好愜意呀！』

——你來了正好，我正要人幫忙，政治部你不要去了，我我請你當私人秘書好不好？

——橫直我總是混混，有什麼不可以。

——那末很好，你一同上我家裏去吧。說後，指着後面幾位女青年說：

我給你們介紹介紹：

——這位是胡菊英同志，是從廣州一同出發來T城的。

——這位是曹媚娟同志，是T市婦女協會的常務委員。

——這位是徐滴豔同志，是省黨部婦女部的幹事。

——這位是哈亞男同志，是湖北黨務籌備員。

——這位是殷蕉綠同志，是第一軍的書記員。

雲鵬——替我介紹，我暗自佩服雲鵬口才的進步，却自慚短於口才，一句話也答應不出來。

於是我們一同乘汽車到雲鵬家去，一路上熱鬧極了，紅綠的標語，佔滿了牆壁，簡直無隙地，滿街都是兵，——不，我應該稱他們為武裝同志呵！武裝同志簡直是觸目皆是，似乎是很少看見老百姓了！

雲鵬住的是一所很大的房子，雲鵬的家眷遠在千里外的廣州沒有來，而租着這大的房屋，前後里壓壓的住滿了男女同志。

那天晚上，雲鵬特爲我請了一次客，都是住在本宅的同志，他爲我介紹說：

——各位同志以後有什麼事，請和鄒同志接洽，他可代表我一切的。用不着客氣，大家都是同志，痛快的喝一杯罷！

那夜我喝醉了！雲鵬喝醉了，男女同志都喝醉了！胡菊英扭着白胖的身軀，走過來敬酒給雲鵬說：

——鄒委員肯賞臉，就清喝了這一杯！

皓白的手臂，擎着酒杯到雲鵬嘴邊了。

——對不住，喝不下去了。

雲鵬的確是醉了。

——唔！我的面子小了呢！徐滴豔同志來敬準會喝的了！

胡菊英將酒杯望桌上一丟的扭去了。

徐滴豔一手拉着她說：

——走？把話清了去，你放的什麼屁！

徐滴豔忿怒到了極點，看見胡菊英掙掉她的手要走，再說：

——走？把話說請了去！你放的什麼屁？

——我說我的話，和你什麼相干？

——你欺負我，敢！

——誰欺負你？誰敢欺負你！

胡菊英哭了。

徐涵豔也哭了。

當那時有竊竊私語的，有上前排解的，雲鵬左一個：『徐同志對不住；』右一個：『胡同志對不住。』那裏勸得開。

後來還是哈亞男把她倆連拖帶拉的弄開了。

我猜着這裏面準有祕密，而又不便問雲鵬，問，他也未見肯說。

第二天，我在房裏閑坐，曹媚娟跑來了，說是要弄張護照，說要L市去組織婦協會的分會，我答應替她照辦，話說到頭夜酒席上的那坊風波，我問：

——曹同志，你知道到底是怎麼一事？

曹媚娟向房內外張望了一下，整了整旗袍的長領說：

——還不是爲的……

她用手指向天空畫了一個紐兒——L。

——徐同志和鄒委員有關係？

——是呀！有關係，在同志中本算不了一回事；不過鄒委員不應該頭一天收了胡菊英送她的手帕，第二天在徐

滴艷床上發現了，而且徐滴艷拿着來取笑。

——胡菊英和鄒委員在廣東時，原是很要好的，徐滴艷也真是忘恩負義！

——怎麼？

徐滴艷就是戀胡麗水底A局長的未婚妻呀！而胡菊英就是失戀底Y科長的表姊，那時徐滴艷在廣州弄得沒有辦法，A局長天天逼着要和她解除婚約，她跑去和胡菊英商量，菊英慫恿Y科長去打死胡麗水的；現在，徐滴艷背着A局長；拋掉和菊英的友情和鄒委員戀愛，不是忘恩負義麼？

熱鬧的T城，革命後是更熱鬧了，無論什麼事體都感着新的氣象，可惜住不上三月，雲鵬的那個機關奉了命令移到F省去，我在留戀中和雲鵬離了T城。

介紹本社出版叢書：

1. 東風西風

布克夫人著

郭冰岩譯

定價每冊六角

2. 幻 變

程景熙著

定價三角

3. 羣 衆

高爾緩華基著

蔣東岑譯

定價六角

各地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惹 露 莎

黎 學 賢

「啊，惹露莎姑娘的命運真不幸哩！」沉默中，妻嘆了一口氣說。

他靜着，輕輕地移過一張椅坐下，嘴裏嘔着烟。

夏天的風是醉人的，掃過寂靜的長街和所有的露臺。一彎新月嵌在西北角，流光散射於大地，飛翻着一絲絲的黃光。因為孩子已熟睡，所以周遭異常靜穆；祇是欄杆上的幾盆向日葵和香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

自入夏以來，這似乎成了慣例，黃昏過後，他總是和妻坐在露臺上說笑。妻是善於編故事的，故此在每一句語中差不多都含有典故。但妻的年紀並不老，閱歷很淺，今

年祇十九歲。

照着例，今晚又跑到露臺去，又是編一個故事說給他。但是，在兩點鐘的時候，因為大家吵了嘴，妻賭氣不進廚房燒飯，而他也樂得一個跑到西餐室去。看這情形，後來妻哭了。這種示弱的行爲，他只覺得好笑。她現在又討好了。

知道他故意迴避自己的話，她於是使站了起來，揮了一下齊肩的黑髮，又嘆息了：

「哦！惹露莎，惹露莎，一個舞女，……」

懂得愛情的男人，他是知道應該怎樣對付妻的。想到假如這種傲岸的態度再繼續下去，於事情總不會再有什麼裨益的。往事教訓着他，第一次的討好得不到要領之時，妻的忿怒是持續到一個星期這麼久。以其使自己的心靈在這悠久的日子裏熬煎，倒不如現在順口應一聲。於是乎他便笑了。

看見他笑，妻坐下了。

「親愛的，給我一個吻。」臉紅撐了起來，睜着鼠樣的眼睛。

「給我什麼酬報哩？」

「關於惹露莎姑娘的故事。」

「又是騙人，鬼子信哩？……」

「真的哪。乖乖，別賭氣了。」顯然的，妻在乞憐了。

拔了嘴裏的烟之後，抱着妻的頭，四片唇夾在一起。

吻，差不多在講一個故事中有幾回，這也成了老例。

什麼青頭仔，（註）娶五十歲的老婦，妻妾同作出牆紅杏，這些故事經過伊那圓滑的舌尖，他認為很滿意的。不論說到悲哀或是歡喜，縱使他沒有抱吻伊，而伊也擁抱過去。一個女性應該如何的對待男子，伊是懂得的。但是在無數的親吻之中，給予伊涎沫最多的，却是今晚上第一遭，因而伊格外表示滿足。

鬆子腰圍上的手，他噓了一口氣。

「惹露莎姑娘七歲的時候到了香港，」移近了一點椅子，伊開始說了，揮動着兩手：「不幸就在那年給人賤賣了。因為她在美國生長，所以到了十二歲看來便好像十八九歲的姑娘一樣，有着沃媚的黑眸子，紅潤的嘴唇，鬢曲的頭髮，一個賦有西方美的姑娘。天真，活潑，說話時愛喬裝一種使人憐愛的嬌態。根本上主人是窮，以為可以把她做搖錢樹，不怕不能在繁華的香港過活了。這麼一來，惹露莎姑娘在不久的過程便做了一家跳舞場的舞女了。……

「自然咧，一個又嬌婷又豔美的小姑娘，穿起那件繡

上蝴蝶花的如蟬翼一般的舞衣和那對金黃色的舞鞋，坐在一排同伴之中，便首推她是手屈一指了。因為一班癡狂的個儻的青年個個都樂意和她同舞，所以舞上的主人對於她加倍的奉承。……」

他倏的站起來了，臉上露出了冷笑：「又是普通的戀愛故事！」

「親愛的，你坐下，坐下，這不是戀愛故事的，那是父女間的一段悲劇，這悲劇是真的哩，……」

伊好像在流淚了，他勉強鎮靜了一下。伊又說了：

「可是這一點點，在她的芳心裏是怎樣難熬呀！啊！舞女，淫樂的舞女，她們失去了一切權利，失去了一切人的信仰了，惹露莎，她曾這樣哭訴過：我為什麼要幹這種機械的生涯呢？難道我惹露莎沒有父母嗎？可憐我在這紙醉金迷的香港也就做了十多年的舞女生活！一切幸福，一切娛樂，差不多完全離開我了！當我一天沒有拿錢回去，他們便給我謾罵，給我禁監；他們沒有一點事業可做，他們底生活費完全靠着我的，如果我的身體有什麼不適，則他們非特說我矯揉做作，並且還要強迫我依時返到我舞場去。啊！我真恨死一切人呀！那些奢華的青年，他們迷着眼，醉醺醺的緊抱住我的腰肢，緊握住我的纖手，他們勢

必要我的乳峯湊貼他們底胸脯；否則，便說我沒有美的姿能，沒有豐滿的曲線，逗不起他們的趣味，而且舞場老板也必然的給我退職，退職之後又要挨受種種殘酷的施與！所以，無論如何，悠揚的音樂一響，我便不能不擁着一個男子去舞，不能不要強顏爲之歡笑，把臀部弄得格外動顫。一些女人欺騙男人的手段，我是不缺乏的。許多時一張張的鈔票悄悄地落在我的手提袋。然而，啊！這樣的生涯，這樣淒苦的生涯，我實在難於忍耐了！……」

「親愛的，你完全聽到我的話麼？」瞧見他垂着頭，靜着，伊問了。

「別疑惑，一切話我已聽清楚了，而且我的心中頗感到不安。」他噓了一口氣。燒殘了的烟頭丟在脚下，飄過一簇惡臭的悶氣。

「好，繼續說下去吧，這樣經過十多年的舞女生活，我們的慧露莎姑娘開始感覺痛苦了。始初，擁抱着一個男子跳舞，多少也感到興奮，肉感，迷惑；但是，日子久了，那些青年男子又拿金錢來買她的肉體了，等到厭倦之後，便毫不客氣的丟掉她了！一個這樣，別一個也是這樣。爲着更多金錢去博得主人的歡心，她是這樣摧殘自己的肉體，摧殘自己的幸福！人類雖是聰明，但是在無情的歲月

之下，燦爛的青春之衰頹，雖能挽救於萬一呢？可憐我們的惹露莎姑娘就在這時染上了梅毒！……

「在先兩個星期她還可以勉強支持下去，可是、後來越弄越壞了，不久她進了一間醫院。……」

「在這資本社會裏面，一切都走到極端尖銳化，被犧牲的只是我們的惹露莎姑娘嗎？……」

伊倏的停頓下來了，睫毛全濕。他輕輕的把右手按在她的頭上，說：「親愛的，你應該珍惜你底寶貴的眼淚，等到我們到應該自殺的時候，我們好把眼淚，凝或湖澤，趁着如此良會一齊抱着沉下去，然後再等到黃梅時節，在迷茫的烟景裏，兩個影兒跟着遠山的寺鐘底音拍飄渺地騰昇，騰昇到空際舞蹈。……啊！這齣悲劇這樣就算結局了麼？」

擦着火點上一枝高價的香烟，啣到伊的嘴裏，又給伊揩乾了眼淚，伊輾顏輕笑了，接着說：

「親親，現在姑且擱下惹露莎姑娘不提，說說萊格先生罷。……」

「萊格先生，一個已上了六十歲的老翁，一個精明的醫生。從他的臉上的表情，眼睛裏放着一種慈厚忠實的光，使我們相信他的生活永遠是那麼地恬靜安閑，他好像生

存在一個快樂無爭的世界之中。但是不能掩飾人之眼目的，就是我們的萊格先生永遠地伴着一根粗大的手杖，孤獨的，在街上，在診症室裏。……

「三十歲年前，萊格先生，在美國波士頓城一班華僑中最有名的。醫術的精明不消說，而且人又生得一副美貌，舉止溫柔而大方。雖然沒有相當的時間去研究英文，但日常與美人交談的時間多，因此普通應酬的話都學會了。在波士頓城的美國人，不論男女老少，差不多都認識他的，尤其那些綺齡玉貌的青年女子，她們更是傾倒他的。在禮拜堂，宴會上，或是談話會上，萊格先生完全顯露了他的技能，唱歌，拉Violin，博得極大之讚嘆。……

「親愛的，這裏你知道呀，假如我們的萊格先生能夠犧牲他的信仰之時我想每一個美麗的姑娘都願意嫁他的。但，我們的萊格先生早年在中國已娶了妻了。這個妻是這麼的漂緻，這麼的聰穎，正如你一樣的讚美我。萊格先生謝絕了那些佳麗們的熱烈追求，萊格先生不懂得保惜如花的青春嗎？……哦！親愛的，你錯誤了。……」

伊的臉湊近來，把最後那句話放得很低。一種漠然之感在他的心頭掠過。本來已是交互的目光，這時馬上丟過別一面去。

「當萊格先生離開祖國的時候，」興奮地，舉着手：「他的妻是如何的獎勵他呢？「親愛的，目前的生活雖苦，但等到你從美國回來之後，我們的生活必會變好的，你努力罷，祇要你能夠努力！」聽着這句話，他流淚了。他覺得他的妻在這世界最能知道他的。因此，他到美國來，是懷抱着絕大的希望的，他希望生活將來變好。然而，畢竟被一種新鮮的感覺包圍住我們的萊格先生了！慢慢地他忘記了妻所說的話了，忘記了在中國仍舊挨着苦難生活的妻了。……」一絲幽怨的眼光迫射了過來，話是歇下了。

「你太控苦我了，……」憤憤的把烟尾巴扔在地上，他的手捧住了腦袋。

「我不會對你有一點兒惡意呢！……」撑起他的臉，滾熱的嘴唇吻上他的脣，伊「咳」的笑了。

像屈服了一樣，重又要求伊繼續說。

「在波士頓城中，有一個英國的老太婆，嫁了一個法國人而入美國籍的男子，已經有兩個子女了，老太婆患上了一種風癱症，歷年來叫許多醫生，但統無收效。後來一個美國產的女人介紹萊格先生了，萊格先生便答應了包醫這個症。可是這是祕密地的，原因是因為她的男人很不相信一個中國醫生。那時在美國的中國人，依然還有一根髮

辦的，他說中國人是怎這情樣，怎這不中用，同時怎樣善於敵竹槓；但是兩個月之後，老太婆的病被醫好了，這一來，她的男人霎時醒悟過來，知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從此在感德之餘，凡是老太婆家裏有什麼歡會，我們的美麗的萊格先生必也是被邀之列。於是乎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老太婆的女兒瑪麗姑娘便發狂地愛上他了。……

「事情弄成僵局，我們只能完全怪責萊格先生嗎？萊格先生不曾有什麼野心的，事實上是無可奈何呵！然而，姑勿論有沒有野心，萊格先生辜負了他的妻，這是的確的明證。雖然瑪麗姑娘死纏住他，說如果他不娶她，她便撞死在他跟前；但萊格先生不應該完全丟棄他的妻的。……」

「啊！」伊嘆了一口氣，又說道：「親愛的，這樣，我們的可憐的惹露莎姑娘便在這結合之中產生下來事。這消息傳到中國來，他的妻知道了自己的期望已成詭影了，於是乎在一個深夜懸樑自殺了！」

「這是命運呢！」他說。

「不，你從來是不信命運的。……好，我再說下去吧！……」

「他們組織了家庭之後，度過了很悠長的快樂時光；

但是，萊格先生在一個時候非常懊悔，他痛恨自己對不起妻，因此他極想重回祖國來。始初瑪麗姑娘——不，萊格先生的夫人，也極想跟着他一齊回來，她好想親親中國這個民族，看看中國究竟老到什麼程度。但是有一天，她把一部書讀完了，臉上馬上現出冷淡的神色，她說中國人所住的地方實在比她們美國的廁所還壞，她又說亞力山大牧師在這本「中國遊記」裏面所說的話是不錯的。這一來，她反對返中國了。……

「從此大家有了一種成見，這種成見潛藏在他們的生活裏，萊格先生痛苦了。始初因為信任妻的緣故，所以凡有銀兩都交給她去存貯，一切保單也完全歸她保管；但是事情突變了之後，有一天，當我們的萊格先生和他底女兒惹露莎姑娘從一家電影院回來的時候，馬上發覺事情不妙了，那個銀箱裏所積貯的現金完全失了所在，一切保單也沒有了，瑪麗失了蹤跡。……萊格先生抱着頭被痛苦熬煎着，終於他哭了。

「第二天一大早，萊格先生便抱着沒有希望的希望跑到銀行去等候開門，結果在他報失後兩點鐘，他的夫人到了。……」

嗚嗚嗚……

聽見孩子哭，伊急的跑回房間去了。他把頭垂得很低，他的腦海充滿種種錯雜的事物，差不多他就睡去了；因此聽見孩子哭，他的心裏便感到了討厭，破口罵了：

「扔他落地罷！……」

從裏面傳出伊的催眠歌，幽沉而又悲哀，他的忿怒又消散了。擦着火點上一根香烟。

五月天的風飄過他所長髮，也飄過伊的長旗袍，粉臉，露臺上的一切。……

抽了兩口烟，伊又開始說了：

「現在萊格先生和他的夫人提起訴訟來了。因為當時萊格先生血汗所積下來的錢完全沒有了，所以很感棘手。但是，這消息一傳出，舊日的來嘗忘情於他的姑娘們却極表同情，願意給他一點物質上的幫忙。那時萊格先生和他夫人都被囚在牢獄裏。你知道，那時候，專供中國人坐的監獄，裏面特意養着許多臭蟲的，人一進去，便四下裏跌下來附在身上吮血；因此，從前異常健康白嫩的萊格先生頓時便瘦削了起來，差不多被人一見便感覺了討厭。……

「僥倖，訴訟的結果是萊格先生獲得勝利。站在人稠的廣庭之中，瑪麗，他的夫人掩着面孔哭泣了。那時惹露莎姑娘已有六歲了，看見自己的父母雙方都在一種情緒下

緘默着，不覺便流起眼淚來。……

「乖乖，你跟爸爸回到中國去罷，中國這地方是好玩的，爸爸會愛你。」母女兩人的嘴貼了一下，又擁抱起來了。站在旁邊的萊格先生，沉默着，他的睫毛濕了。最後她從頸項上脫下一條項鍊放到薏露莎姑娘頸脖去。……

「回到中國來，一切風光依然？但已經消逝的便是妻的慘淡笑容，而自己又更老了！……」

「因為一切都不曾慣熟，薏露莎姑娘每個夜晚都嚶嚶啜泣，捧着那串項鍊，在美國時代那些朋友送的明信片。並且後來又要求萊格先生給她回到美國去。這麼一來，萊格先生便委託一個朋友順道帶她起程了。……」

「但是，親愛的，你想想看罷，人世間是這樣黑暗和污濁，隨處都潛藏着險詐與掠奪，可憐我們的薏露莎姑娘到了香港便被那個人賣了，而且又做了舞女！……」

「難道萊格先生不知道嗎，對於薏露莎姑娘之淪落香港與及做了舞女？」他問，接着又噴了口烟。

伊翹起了頭，晶瑩的服淚閃爍着。他吐出了一聲曼長的嘆息。

「不，你且聽，薏露莎姑娘離開了萊格先生之後一星期，萊格先生祇接到這樣的一封電報：「現已平安抵香港」

。以後怎樣呢？親愛的……」

「當然以後再沒有接到別個消息了。」

「不錯，一年，兩年，三年，十幾年悄悄地過去了，惹露莎姑娘仍沒有一絲消息。……」

「萊格光生，一個老年人，聰明的醫生，孤獨地，從繁華的都市流浪到另一個都市，最後流到了香港。在一個醫院裏，伴着一根手杖，無言的常常在醫院裏的每一條甬巷逡巡着。……」

「哦！太慘了，太慘了！……」他叫着，揮了一下手，伊撲過來了，嘴唇貼上他的頭髮。

可是，因為太興奮了的原故。一會兒伊又撲過來。……

「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一個染到梅毒的女人躺在一間寥寂的房子裏。這個沒有什麼親戚來探訪的孤另另的女人，她的青春的面頰是這麼的陰沉，這麼的使人恐怖。一個看護婦跑了進去，輕輕地揭起單薄的被瞧瞧，跟着匆匆的又跑出去了。隱約過了五分鐘之後，又進來了三個人，其中的一個老醫生用過一番手續之後，搖搖頭的又跑出去。等到第二次進來的時候，那個女人已經死了。看護婦悄悄的把她頸項上的項鍊脫下，不經意地嘆息了：

「喲，一個舞女，惹露莎，……」

「老醫生昏憊地站在板上，連忙把眼皮閉上了。……」

「第二天，不見老醫生在甬巷逡巡，永遠地。誰知道他又流浪到那兒去呢？……」

伊悄悄地把手帕掩住面孔了。他站了起來，醉人的夏風掃過了露臺，兩顆心卜卜跳。他太息了：

「人類的悲劇多着哪！」

忘記了時刻，忿怒，憎恨，和一切醜惡了。

孩子的哭聲又轟進了他倆的耳朵裏。……

一九三三，夏改作於香港。

（註）一個未經結婚的處男，廣東人是叫「青頭仔」的

。